

本國學基  
叢書 孝經義疏補



L

書業本基學國

補疏義經孝

撰 福 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孝經義疏補序

孝經者。孔子教五等之孝。維持家國天下者也。家大人言。孔子作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孔子傳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此即發明孔子所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微言大義也。福早受庭訓。讀家大人所著曾子十篇注釋。與孝經相爲表裏。家大人教福曰。汝試撰孝經義疏補一書。福謹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補於各章各句之下。今孝經注。爲唐明皇所刪之鄭注。而鄭注半存其中。爰定鄭注爲鄭小同。唐以前書。凡可見鄭氏舊注者。今皆補之。陸氏晉義。尙可見鄭注舊字舊義。但又多爲唐疏宋校時所刪。今全據經典釋文。孝經晉義載入。以存鄭氏舊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發明孝經者。自魏文侯孝經傳以下。多引證之。偶下己意。不敢自是。皆就訓於家大人。而後著之。家大人謂孝經之郊祀。即洛誥之用牲於郊。孝經之宗祀。即洛誥之宗禮。功宗。福又備引各經。推明此義。請洛誥之文祖。即孝經之明堂。以著之。此本以正德板本爲主。所有脫誤之字。據孝經注疏校勘記。於注疏晉義各章句下補之。漢池節院園居多暇。道光九年。撰集既成。遂寫定爲九卷。又卷首序目一卷。共十卷。揚州阮福謹序。

孝經義疏補

孝經注疏

目錄

卷首

孝經注解傳述人

孝經注疏序

孝經序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天子章

卷二

諸侯章

卿大夫章

孝經義疏補 目錄

MG  
B222.22  
5



3 1770 7690 2

十章

卷三

庶人章

三才章

卷四

孝治章

卷五

聖治章

卷六

紀孝行章

五刑章

廣要道章

卷七

廣至德章

廣揚名章

諫諍章

卷八

威應章

事君章

卷九

喪親章

# 孝經義疏補卷首

清 揚州阮

## 孝經注解傳述人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

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為秦焚藏之。漢氏尊學。之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補

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魯藝文志。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

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尚書獻之。昭帝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為魯國三老所獻。何以明之。漢許沖為其父愷。上說文表。云。愷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離鄭衝安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置讀具一。篇井上。等語。據此。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愷。愷又傳之自衛宏。此是最真之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情今失其傳矣。

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為二十二章。孔安

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補

四庫書目提要孝經類云。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有

經。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說。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實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篇。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論閨門章。句凡。鄭人章。制。裂。章。文。妄。加。于。日。字。及。法。中。脫。衣。就。功。節。以。駁。孔。其。文。具。載。

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或不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歸真去國門一章。卒皆元宗無禮無度之譏。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刪真國門一章，乃為國諱。夫削國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國門章二十四字，絕與武章不相涉。指為濫竽，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真兩篇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稱，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真而廢孔。追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大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真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真更處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俱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為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憤然歸罪於真，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真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真一闕亡也。真又何罪乎。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業說喧嘩，皆播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聽，不聽可矣。顧案唐會典，並行孔鄭詔曰：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淳惑之性，浸微流遁之源，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闕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善道。水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聞者諸儒所傳，願垂道義，教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尙今文者，指古傳為誣偽。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況孔鄭大宗，固多殊懸。諸生會議，曾無所申，而推求小疵，其類已甚。案訟之說，人無則焉。其何鄭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稱，宜存繼絕之典，真加獎飾。

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元。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

章本。孔安國、馬融、鄭衆、鄭元、王肅、蘇林。字孝友，陳留人。魏吏部。魏散騎常侍。何宴。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尙書。騎馬都尉。關內侯。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翽。韋昭。字宏

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高徐整、謝萬、孫氏。不詳。何人。楊泓。天水人。東晉給事中。袁宏。字庶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虞翻、佑。字安世，高平人。東晉處士。庾氏。不詳。何人。殷仲

文、陳郡人東晉  
東陽太守 車允、字武子南平人  
荀昶、字茂祖、潁川人宋中書郎  
孔光、字文舉、東莞人  
何承天、東海人宋廷尉卿  
釋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  
王元載、字彥運、下邳人齊光

夫。明僧紹。右並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爲音者。補。此是陸德明釋義。卷首敘錄注。解傳述人傳孝經之學。孝經之有音義者。自唐陸德明始。福案聖人以孝

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又釋名引孝經曰。孝者高也。高養也。此漢人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舜首以孝重。此虞堯舜相傳之道。實有懸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縱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孝之爲常法。循之爲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爲書之名。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見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聲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爲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禮方述傳。成帝册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爲傳。又云。方述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爲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義也。非孝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早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并引孝經經文。孝悌之至三十字。續漢書祭祀志注。亦引魏文侯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三十八字。不但此也。禮記經解。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八字。是孝經文也。迄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手。顏貞。長孫氏。江翁。后蒼。夏拳。張禹。諸儒遍傳。整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文侯爲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歷陳兩漢傳述之人。而未及子夏魏文侯。是爲遺漏。宋時汪應辰。胡安。並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僞。何其妄也。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編案孝經相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難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

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廙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裔孫。此三書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京都。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膏貴。去賸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燕魏之域。遠博稽六藝。覽傳記。時祕說書緯。就之真。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蓋書悉皆腐敗。不得於禮堂。篤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辛酉。七十。四。據此。康成家膏貴。而幼去賸役之吏。自遊學始爲通儒。其先世固無講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蓋書不得篤定。傳與其人。其人是指他人。更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以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益。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益。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難云。凡元所注。內有孝經。然劉承書。載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國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實。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注中。但其序文。尙有廿八字。見唐劉廙大唐新語。內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遯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遠夫子之志。而著孝經。劉廙斷之曰。蓋康成裔孫所作也。竊嘗此查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自謂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論。已明非康成。若云。益。恩。則益。恩。無經術。然則非小同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不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間。劉廙感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卽康成避難徐州。則據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三十前後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紳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邢昺。所留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見唐注。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尙有五百二十一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是漢人所遺。豈可實貴。福今全依陸氏音義。文本。補錄於音義之中。以見尙有典型。惟陸氏出字。大半皆是竊取而出。間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草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

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師尹若衆華之屬也。尙可窺見一斑。其餘未敢妄擬。行助以成文理。學者儘當就其可推測者。推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經正義及太平御覽。文選注等書內。而非明皇之注。曾經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中。除釋文因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可見唐注舊竄舊注之繁。在唐亦無多新義也。又孫氏志祖云。歸安丁氏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五年疏。當是鄭傳。非康成。并非小同。志祖案。孝經注果屬鄭傳。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皆懵然不辨。蓋自有鄭傳注孝經。觀徐彥疏。云與鄭傳同。與康成異。則傳與康成爲二家明矣。情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俱不載傳名。氏梁氏玉繩云。鄭傳爲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幣之間。見續後漢書。與服志注。又魏志。廷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傳爲學大儒。爲武德侯叔傳。叔卽魏明帝也。則傳是魏人。福案。此又一鄭注。至於丁氏謂非小同。則未深考也。



#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相爲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傳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補】

秀水朱氏集賢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德府學主簿。實傳注奉右翼。編案孫奭與邢昺同時。並同校孝經。見邢昺本傳。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

月上注孝經。頌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頌天下。詔云。化人成俗。率歸於德。本移忠教。實在於孝。經朕思。曷嘗以理。天下先為注釋。尋亦頌行。猶恐至贖。難明。羣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為敘述。以究源流。特發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行中外。又云。天寶五載。詔李經書疏。雖屬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闡文。今集賢院寫頌中外。據此。是孝經注與疏。皆經再修。注在天寶二年。重修疏在五載。重修也。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是在重注之後。一年。重疏之前。二年。至於石臺孝經碑。李齊古表。題天寶四載九月。是在重疏寫頌之前。一年也。今碑在西安府學。墨洞內。石高九尺。連蓋連臺。共高一丈五尺。四面面積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餘書後半。分上下二載。上載是李齊古表文。小學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載題名四列。類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武皇帝注孝經。十六字。為太子李承蒼。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注。而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宋有此刻。為四大軸。王氏從金石萃編。石臺孝經案云。此碑為四面環刻。每面為一卷也。至於所稱制旨。及本經。庶人聖治兩章疏。引制旨曰云云。王氏案云。書錄解題。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考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沖制旨。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為書。獨隋書經籍志。既有梁武帝中廣講疏一卷。又有私制制旨中廣講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昺之疏。大牛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沖之書。行沖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制注。尤非一書之證。經義考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

# 孝經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注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尙以辭高旨遠後學難

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補〕邢昺等

下言奉勅

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撰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數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數引據此更可見邢昺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難分割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陸文注字是屬明皇陸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陸文疏字自是屬元行沖而行沖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疏字究無著處福今據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行沖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皆義在明皇注前行沖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行沖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貽徐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

孝經義疏補 卷首

一〇

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唐書陸元期傳。陸元期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封吳縣男。卒。元行沖傳。元濟字行沖。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彥之後。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陸曰獻。宋史邢昺傳。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

# 孝經序

唐明皇撰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御製序并注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孝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四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

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臨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曰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泐而孝爲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實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德經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禮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盡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釋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脩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鈞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脩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靡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運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辭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若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直脈文達旨理而閉宗顯其端緒餘章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曾章言

孝經義疏補 卷首

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孰能順民。皆垂結首章，皆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著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言盡侍坐，與之言，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蓋假言來聞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盡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首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懸懸在悅色，不可顧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爭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鴳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教靈，大卜撝龜，馬癩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華非，解重製作，以爲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深人侮衆，獨於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個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儼擊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豈孑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惟鄭元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畫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獨假曾子爲言，以參稱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真行俱備，稱爲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靈，舜稱大孝，禮達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已伯奇，孝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藿不熟，而出其糲，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樵，躬行匹夫之孝也。審考經言，詳釋炫釋，實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秋。十六年前，案鈞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鈞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而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聚華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禮。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御，司會均入以爲輔。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運行可以之，愈疾可以御。

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之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爲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遠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塗於髮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翦逸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逸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元宗所撰故云御製也元宗唐第六帝也諱隆基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諡曰明孝皇帝廟號元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爲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者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就晉禮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齊梁已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者在律令蓋由庸俗無識故致斯訛外然則經非鄭元所注其驗有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遺黨綱之事逃難注禮至黨綱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爲哀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元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尙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各臨碩離禮說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黨背背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而之鄭記唯載詩書周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論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傳周易尙書尙書中候尙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漢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尙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於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義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元之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注法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可與論如是

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今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難七也。宋均春秋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況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寧可僅實以實注春秋乎。其難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難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職爲是。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難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顯煩多。而肅無言。其難十一也。鄭晉朝賢。論辯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攝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難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射覆。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親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乃令校定。而此書更無象本。雖可依憑。炫編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讓之際。劉子元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檢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謹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顧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本省除繁。悉定此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爽。范蔚宗。以爲鄭注。故剽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元。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覆。實亦未爽。經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遺巫蠱未之行也。剽集注之時。有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釋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圍門一章。劉炫蓋隨。妄稱其善。且圍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圍門之內。具禮矣乎。殿父殿兄。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仍加于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首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膚。朝暮從事。鬻髮既足。少而膏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觀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疑今議者。欲取近儒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露

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美辨子元令諸儒對定司馬真與學生郡常等  
十人。蓋非子元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頌於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補】福案。家大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孝經以

於一是。亦邢氏校元氏之遺。且恐不察者。習見彼本。反以此本不誤者爲誤也。博士江翁。博作博。今據毛本改。少府后。蓋誤倉。今據  
毛本。及漢書儒林傳。改唯孔氏壁中壁誤。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作相。避宋欽

宗諱。此翻宋十行之證。譚當作譚。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校勘記案。宋本古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日本信陽太  
宰純。所校爲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周書證法。監毛本作諡。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諡行之

迹也。从言。令。皿。關。徐鍇曰。令。字也。諡。笑兒。从言。益。聲。玉。篇。於。說。下。增。一。諡。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以。異。行。之。字。皆。从。令。从。皿。又  
證。以。玉。篇。以。爲。眞。說。文。之。齊。矣。段。氏。玉。裁。云。五。經。文。字。證。諡。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諡。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

此說。文作諡。並不从令。从皿。卽字林以諡代諡。亦未嘗增一从令。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令。从皿。實無義。校勘記云。余以其音爲  
然。從之。案毛本作諡。法非也。下仿此。至順曰。孝。浦氏。證。云。諡。法。解。無。此。文。總。而。言。之。總。作。總。國。本。作。總。監。本。毛。本。作。總。校。勘。記。案。作。總。

轉。驚。之。異。當。作。總。顧。野。玉。玉。篇。張。參。五。經。文。字。書。作。總。唐。元。度。九。經。字。樣。總。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依。作。總。  
總。非。是。而。孝。爲。事。親。常。行。孝。爲。二。字。倒。置。今。據。正。誤。改。存。世。不。滅。滅。誤。滅。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夫。子。隨。而。答。參。隨。誤。隨。今。據。國。本。監

本。毛。本。改。答。誤。蓋。國。本。監。本。作。答。校。勘。記。案。作。答。非。也。五。經。文。字。答。答。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答。本。小。豆。之。一。名。對。答。之。答。本。作。會。  
經。典。及。人。閒。行。此。答。已。久。故。不。可。改。變。下。仿。此。夫。子。刊。輯。前。史。輯。誤。總。今。據。毛。本。改。而。脩。春秋。脩。作。修。監。本。作。修。校。勘。記。案。經。典。多。作

脩。下。仿。此。按。鈞。命。決。云。決。誤。決。校。勘。記。案。玉。篇。云。決。俗。決。字。張。參。亦。云。作。決。說。下。仿。此。本。非。會。參。請。業。而。對。也。本。誤。本。今。據。毛。本。改。下  
仿。此。名。教。將。絕。經。誤。絕。今。據。毛。本。改。下。仿。此。以。爲。對。揚。之。體。體。誤。總。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案。玉。篇。云。躰。俗。體。字。非。待。問。也。問。字。脫。今

據。正。誤。增。皆。通。結。首。章。答。會。子。也。首。章。誤。道。本。今。據。正。誤。改。必。其。主。爲。會。子。言。主。誤。王。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首。章。答。會。子。已。了。了。誤  
子。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何。由。不。待。會。子。問。由。作。案。避。明。蕭。宗。諱。今。改。正。下。仿。此。更。自。述。而。明。之。明。誤。修。今。據。正。誤。改。且。首。起。會。參

待與典之言。首誤三。言誤別。今據正誤改。蓋復言樂順管子生也。蓋誤改。今據正誤改。就之以修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故類  
 更會曾于夏更誤矣。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楊雄之翰林子。疑校勘記云。案廣韻攝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安農天水二。望本自  
 周宣王子向父。周王邑緒稱。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為氏。後漢書楊雄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  
 傳。楊。驍。魏。齊。姓也。楊。今河東。楊驍。即楊侯國。監本毛本作楊。非也。經教發抒。誤極。今據正誤改。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自誤  
 日。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然入室之徒不一。一字脫。今據校勘記案語補。孝已伯奇。孝名偏著。已誤以。今據監本毛本改。孝名誤之名。  
 今據正誤改。毋不慈也。毋誤毋。今據毛本改。德法者。衛民之本也。御或作術。據大戴禮改。太史內史誤倒。今據大戴禮改正。此御政之  
 體也。國本監本毛本。體皆作禮。獨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紀妾接於體。疑誤。今據監本改。諱。蓋。基。誤著。今據唐書改。年七十八。登  
 遐。八誤入。今據唐書改。敘精也。敘作叙。今據國本毛本改。下仿此。言非但製序。但誤且。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案今俗所傳。孝經。傳誤  
 行。今據文苑英華改。而魏。晉之朝。魏。晉二字誤倒。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正。齊。梁。已來。誤。晉。宋。已來。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精不  
 藏於祕省。祕誤。今據監本毛本改。著在律。今在誤作。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道。蕭。綱。之。事。逃。難。注。禮。注。禮。二。字。本。無。今。據。文。苑。英。  
 華唐會要補。鄭元卒後。元誤君。今據唐會要改。書。傳。誤。大。傳。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駁。許。慎。吳。義。駁。字。本。無。義。誤。謹。今。據。文。苑。英。華。  
 唐會要增。改。分。授。門。徒。授。讓。禮。國。本。監。本。毛。本。誤。擅。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各。述。師。言。師。誤。所。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更。相。問。答。  
 相。誤。為。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唯。誤。佳。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詩。書。二。字。本。無。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趙。商  
 作。鄭。先。生。碑。銘。先。生。二。字。本。作。一。元。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具。稱。其。所。注。筆。駁。論。稱。誤。載。其。誤。諸。駁。誤。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  
 改。晉。中。經。補。補。誤。澤。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二。字。未。並。重。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中。候。守。今。據。國。本。監。  
 本。毛。本。改。春。秋。緯。春。誤。者。則。有。評。論。有。誤。者。今。據。校。勘。記。改。宋。均。於。詩。緯。序。云。均。下。於。字。脫。緯。誤。謹。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改。我。先  
 師。北。海。鄭。司。農。北。誤。比。今。據。校。勘。記。改。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元。誤。文。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唯。有。評。論。唯。誤。佳。非。元。之。所。著。解。明。之  
 字。脫。今。據。文。苑。英。華。補。著。誤。注。今。據。唐。會。要。改。特。誤。時。今。據。監。本。毛。本。及。文。苑。英。華。改。而。云。無。聞。開。誤。同。其。廢。七。也。也。誤。世。汎。辭。耳。汎

誤說。今據校勘記改。其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爲鄭元傳者。載其七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唯范氏書有孝經。此七字爲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有司馬宣王之葬云。奉詔之葬云三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而都不言鄭鄩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據鄩短。據鄩好。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而蕭無言。校勘記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據鄩云。月令命民社。鄩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讀爲后土。鄩既云社后土。則句讀也是。鄩自相達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論辯時事。論辯二字誤倒。今據文苑英華改。正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引之二字脫。注下多者字。今據文苑英華增刪。凡此證。凡誤以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乘彼誤說。彼誤後。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親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夫字脫。疎誤。今據文苑英華增改。語甚詳正。甚誤。今據正誤改。不復流行。復誤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秘書學士王孝逸。士誤生。今據唐會要改。孝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增。送與者作耶王。鄩鄩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本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定此爲一十八章。此誤比爲字脫。今據文苑英華改。補。具載此注。而共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具載下。脫此注。而共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十六字。今據文苑英華補。而其序云之三字。又爲文苑英華所無。今復據唐會要補。元出孔壁。元誤無。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改。有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有字誤。尙未二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刪改。妄作此傳。此傳誤傳學。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具禮矣乎。乎字脫。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補。然故者連上之辭。連上誤。連下。闕本監本毛本作連下。亦誤。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是古文既亡。文誤人亡。誤沒。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改。以應二十二章之數。章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非但經文不真。文誤久。今據監本毛本改。又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制。時誤道。因誤分。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脫衣就功。衣就誤之。應。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屬楚既足。既誤。今據文苑英華改。欲取近優。盡說。殘缺傳。既下四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望精准式。誤精准令式。今據唐會要改。屬又案。屬文類聚。引劉會決。尙有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二句。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

朕聞至禮之本數。○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名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贅文。今此初段。序季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爲無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

曰。朕獲罔克。奉爾曰。朕實嘉對。並行。又風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實。故君臣共稱。至堯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兩者目之。不親耳之所。每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載不同。案禮運鄭元注云。中古未有釜。則謂神農為中古。若禹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去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實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實會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樸略也。

**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

正義曰。因猶親也。實猶取

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薛大雅皇矣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為序云。

**【補】** 姻親於外親。姻族。因今據周禮改。

**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

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黃德。鄭注云。太上皇帝之

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聖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

**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疏】** 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

**於是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孝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

能。悅以之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鈞命決文也。言與恥讓侯善。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

【補】 家大人云。凡繪書內。津粹之言。典禮之舊。大半皆周秦間。各經古文傳說之遺。而改以入緯。福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安知非子夏。魏文侯古傳說。及衛宏口傳古說所遺也。然則緯文之澤。厥當分別觀之。福又謂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蠶水土。鄭氏注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然則可見孝經與春秋。同為堯舜文武之事。家大人云。中庸一篇。前半言中庸。自鬼神之為德。以後皆言孔子有德無位。作春秋孝經之事。故屢言舜周公之大孝。子思知孔子百世不惑。至誠配天。有似乎文王周公也。故曰配天。四字指孔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詩文王萬邦作孚之義也。班固自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苟志乘必信。必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

故變仁。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

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國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侯。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當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當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諸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

【補】 公侯田方百里。田賦。地今據禮記王制改。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 三復。上蘇暫反。正義曰。復。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

論語云。南宮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 正義曰。上庶幾廣愛形於四海。【疏】 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庶幾言無德

敬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者見於四夷也。按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

禮乎至權要也。○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遺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據其權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魯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

酒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成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

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

泯。彌忍切。煨。燼。上烏。

飯切。下徐刃切。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秦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蘇。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涇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墓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襄王為秦。實子於趙。見呂不韋。既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

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遂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

官。非秦記皆燬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說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遺秦焚阮之後。典籍滅絕。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

若伏勝尚書。顏真。補。三十四年。三。王。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淳于越。遂曰。淳。誤。字。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于。誤。字。今據國本監本。濫。本改。封子弟功臣。功字上多立字。今據史記。刪。何以相救哉。相救。誤。補。政。建萬世之功。功。誤。所。皆。據。史。記。改。

觸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糟。粕。下。四。各。切。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濯。足。及。其。至。江。津。也。不。妨。亦。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觸。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滎陽。臣翰注云：蓋謂汎濫小流貌。猶酒醴也。謂發源小如一醴。漢者，巴、蜀之閒水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皆從始皇焚燬之後。至漢世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閒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卷，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曰濫觴於漢也。其後授感，則如江矣。釋名曰：酒，淳曰糖，浮米曰柏，旣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糖柏比其微，言醇粹旣衰，但餘此糖柏耳。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正義曰：故者，因上

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喜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名赤，脫穀梁子三字，魯云：子夏門人，鄭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鄭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補】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名赤，脫穀梁子三字，魯無書，其鄭夾二家，鄭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於世。蓋王莽時亡失耳。人名赤，亦四字誤，倒今據穀梁傳補改。七錄云：七錄十

今據校勘記改。王吉善鄭氏春秋。國風雅頌，分爲四詩【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氏誤。民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下，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

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閒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當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元，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言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授后蒼，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爲魯詩。【補】毛詩韓詩，韓誤而，今據監本毛本改。傳至大

其篇，各誤名。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傳夏侯始昌，傳誤傳。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昌授后蒼，去聖遠，源流益利【疏】正義曰：遠蒼蒼家，擊誤筆。今據毛本改。案蒼俗字，以經爲訓詁教之，話誤話。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也。百川之本



【補】必勝殊軌轍。軌轍。今據石經。勝尹郢切。軌轍。上音界。下直列切。正義曰。轍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願漚同於

道。神遠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聖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補】而回。瞭若乎後耳。瞭。誤

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車輪所繫曰轍。【補】今據本毛本改。是以道隱。小成。

言隱浮偽。【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偽。謂浮華汎辨也。言此

言隱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後同。唯榮華作浮偽。其文意則不異也。【補】改言惡乎存而不可。存。有今據監本毛本及莊子改。此文與

彼同。彼誤改。今據本毛本改。唯榮華作浮偽。浮字脫。今據本毛本改。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傳釋

數轉。使經義者明。則謂之注。作傳曰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未然。何則。【補】不為義例。例。誤列。今據監

本。本毛本改。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經指為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為主也。【補】本毛本改。何則。馬融亦謂

之傳。何誤列。今據正義改。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補】宋王氏困學紀聞。謂此序以

又次焉。【補】正義曰。自此至有禮。將來。為第四段。序作往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數轉經義。要

【補】不寫。蓋多無。而撮取其樞要。至道也。【補】上六句。乃篇。發。傳。序。語。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補】本及三篇。去。下。同。【疏】將來。意。吳志曰。韋。理。字。玄。扁。吳。郡。雲。馬。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書。僕。射。傳



六案而又會合。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諸經之旨趣耳。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分注錯經，理亦條貫。

【疏】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開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貫其理也。寫之疏矣。庶有補於將來。疏。疏炎，上音宛，下以冉。

切。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琕圭九寸，而縷以象德。注云：琕猶團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琕圭以致命焉。縷藉也。又云：炎圭九寸，判規以除惡，以易行。注云：凡圭炎，上寸半，炎圭炎半以上，又半為珠飾。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惡

殊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琕圭炎圭之上，若簡策之為。【補】易行去煩苛，誤易行上。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琕炎者，取其美名耳。【補】繁有今據周禮鄭注改。且夫子談經，志取垂

訓。疏。正義曰：自至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疏。疏。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

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言此五孝之原，雖尊卑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補】諸侯，諸誤錯，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

意有兼明。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連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體，所以局言者也。言夫

子所脩之經，志在敷勸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

【補】學字分體，強說。強今據正義改。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疏。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曰此

言必須作疏之義也。發讀發越，揮讀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疏，以廣大發越，揮散夫子之經旨也。【補】此言必須作疏之義也。須誤類，今據正義改。編案，此即行神奉昭所

是人人必讀之書。自唐天寶。孝經成注之後。盛行於世。不但孝經人人必讀。即明皇序文。亦人人必讀。直至五代以後。猶在人口。故玉璫清話。載堯造辭。朝日致詞。忽及朕聞上古其風。朴略二句。曰。欲官家知武人曾讀書。又籍川笑林。載學士戲以孝經序作策。題云。章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此雖戲說。但可見書人尚讀孝經。後之學者。漸多疎廢矣。

# 孝經注疏卷一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開宗明義章【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

藏。初除決書之釋。芝子真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

傳。劉向校經籍。比畫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爽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採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

惟皇侃據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顯其章名。重加商量。遂

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

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異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實。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

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利相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揚

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陳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中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

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陳群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

則通於貴賤。【補】 禮謂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

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室本。開成石經。皆有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

祖。孝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

惟開宗等字。不知為何時人所始。如耳樂歌竟為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孝經義疏補 卷一

仲尼居。〔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閑居。曾子侍。〔注〕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音義〕仲尼 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丘。古夷字也。按神契云

也。居。如字。說文作尻。音同。鄭元云。尻。尻講堂也。王肅云。閑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曾 則能反。子 男子美稱也。曾子孔子弟子也。名魯。字子與。魯人也。或作參。音同。義別。下皆同。侍 卑在尊者之側曰侍。〔補〕謂

尼者夷。字作尼。古夷字。齊楚與。厥民夷。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為字。尻。許慎說文曰。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閑居如此。臧氏講堂。孝經鄭氏解轉本曰。按尻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尻。因并改鄭注。非鄭作尻。福案說文尻

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雖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與。則當義在所林反之。參。參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與之義。其實參星參乘。皆有三字之義。而三星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疏〕 仲尼尻。曾子侍。○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

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遂此兩句。以啓師實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閑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微在既往。庸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好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

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為聚。以尼為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股本紀曰。帝馨之子契。為農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為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及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為宋。稱生孔

父嘉。嘉別為公族。故其後以孔為氏。或以為用乙醢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舉夷。父舉夷父

父嘉。嘉別為公族。故其後以孔為氏。或以為用乙醢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舉夷。父舉夷父

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畫齋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女。義同。而與下車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專者在尊則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補〕居即閒居。說文。居。蹲也。謂以膝並足。指著地而跪。以膝坐於足之蹠後。非若後世以膝著席。而伸兩足如箕。明侍坐於夫子也。

【補】居即閒居。說文。居。蹲也。謂以膝並足。指著地而跪。以膝坐於足之蹠後。非若後世以膝著席。而伸兩足如箕。明侍坐於夫子也。爲箕踞也。家大人曾子注釋武城有二。南武城在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從言武城。則在今山東東武縣西南。孟子所首。曾子居武城。乃費縣也。史記所首。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四氏學。嘉祥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亦在嘉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陶淵明樂曰。曾參受孝經而書之。游夏之徒。常香稟焉。孔子生而圩頂。今本或訛爲汗頂。今據監本毛本改。家大人孝經注疏校勘記。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窳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丘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劉勰述張禹之義。今本或訛爲獻。今據監本毛本改。校勘記云。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丸。獻。涇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宋義公有子弗父何。今本或訛爲閔公。今據正義改。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夫人之行。莫大於孝。

故爲德本。教之所由生也。〔注〕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女。〔注〕曾參起對。故使復坐。【音義】子。孔子也。古者。講解也。從稱師曰子。曰。乙在口上。

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元元云萬三王最先者。案五帝有天下。三王萬始。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先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為孝敬之始。王謂文王也。有至德。鄭云。至德孝梯也。因妙反。鄭云。要

也。王云。孝。大計反。又順也。民用和睦。音目字。林。上下無怨。軒萬。音汝。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皆放此。汝水名音同義別。知之乎。曾子辟。音避。注同。為道之要。孝梯。本今無此字。云忘六反。上下無怨。反。女。皆放此。汝水名音同義別。知之乎。曾子辟。本或作避。

所林。密隕反。夫。音符。注。及下同。人之行。下孟。音服。在臥反。復。注同。坐注同。女。音汝。本。音先代聖德之主。主惡為生。豎本毛本作王。今。據鄭注本岳本改。夫。孝德之本。雖石臺本唐石經照摹石刻皆作本。但義當作本。今皆改為本。夫人之行。今本皆脫夫字。今據釋文增。校。勸記云。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一夫字。是明皇所刪也。福案鄭元云。萬三王以下三十三字。皆小同注也。案字衍。兩殷字。皆兩啓字之訛。小同意讀。宗祀明堂之禮。始於夏啓。以殷父配天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其據歟。臧氏備堂曰。皇甫侃。陸德明。孔冲遠。賈公彥。皆以孝經為夏制。書即此也。又家大人孝經釋文校勘記云。孝梯本今無此字。盧云。孝梯見上文引鄭注。案梯當作弟。上同。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釋文孝梯。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校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此字。又云。自某

至某本今無。聞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校語。蓋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即以爲唐注。而無疑。按臧氏

說是也。今舉此五字。其餘可以類推。福案德明於貞觀中。官國子博士。下距明皇撰注時。將及百年矣。皇參彙統之異字。子與義取參乘。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曰。子者男

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豈汝

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故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教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

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請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德之本也。云。教之所由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

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

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注。管衆至之義。○正義曰。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言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夫人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爲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章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管衆至復坐。○正義曰。此義已。【補】以一管衆爲要。注。管衆至之義。○正義曰。今本皆在爲要下。脫去注。管衆至正義九字。今據正義增。又案校勘記云。下文劉見於上。【補】炫疑正義二字之訛。今據此刪去劉炫二字。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今本無此。依劉注也。五字。今據盧氏召弓校本增。福案漢陸賈新語。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此漢人說孝經之義也。案大人孳經室集。釋順云。孔子生於春秋時。志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嚴至德章。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間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三王孔子之道。皆本於堯舜。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卽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舜以大孝治天下。卽三王之要道也。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親夫仁孝之證。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教同源。源雖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知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重。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自有察見之明。足有教遠之勞。

手有傳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披。木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疊之重。蓋以爲仁孝兩實而生。統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頤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擊經室集。論語解云。後漢書廷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廷篤以此第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廷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師民。其論仁孝也。語實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福案。孝經無仁字。有愛字。慈字。仁字。生於孝。孝愛字。慈字之中。孝爲德之本。卽是孝爲仁愛慈之本也。孝字。是堯舜禹湯以來之至德要道。周以來。又從孝愛慈字內生出仁字也。曾子纒言不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似曾子爲實魯而不敏之人。但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宗大人注曰。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知。然如今儀禮十七篇。備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魯。篇第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知。惟孔子可稱爲魯。福案。曾子自遜不敏。而孔子仍坐語之。此教之證也。宗大人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二句。雖是吾天下古今之孝道。但孔子之意。實從周公嚴父配天。四方民大和會而起。福案。此義詳見聖治章。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全而生之。已實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音義〕身體髮膚。方子反。不敗

毀。如字。音頤。音云。毀。破也。廣雅云。虧也。傷。父母得其顯譽。也者。〔補〕揚名於後世之世字。唐石經作世。蓋避太宗諱也。光顯其親。石經本岳本顯作榮。〔疏〕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

毛髮。廣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爲人子者。常須戒懼。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惟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

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

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爲後。○正義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揚名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

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屬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

不敢毀傷。圓棺乃止。立身行道。窮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行道。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意。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補〕曾子大孝篇云。樂正子春

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憂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乎忘天養之道矣。予

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怨。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即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人入焉，不遁也。而出危邑，則棄輪之士不讓矣。故君子不謂富貴，以為己說，不樂貴，難以居己。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與，義則吾與之。聚斂鬻爵寇盜，則吾與處。又立事當職，唯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利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遠反孝道，則利毀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為弟子講學，皆日以不敢二字為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侮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違小國之臣，不敢侮於讎，莫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口，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口，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蠶室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即是全受全歸之本義也。北史儒林何妥傳曰：蘇綽戒子威云：禮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此亦說孝經立身之古義也。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為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類名。又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大孝篇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之類名，可謂能終也。畢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者，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音義】冊，強，其良反。而仕，行步不逮，音代亦及也。又音六計反。

縣，音車。居，致仕。自父母至仕，職氏曰：正義約鄭注引之，非其本文。故與釋文所標者異，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補】傷，舊多，以意并合，非也。釋文通志堂徐氏本，強亦作強。葉林宗影宋鈔本作強。【疏】立身。○

正義曰：夫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詳，其詳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奉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也。【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此釋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者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貫賤焉鄭元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者劉炫賦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顯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補】是終於立身也脫去也字正誤云身下當補一也字今據此增福爾中於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華之本與大

義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孝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據也 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注詩大雅也無

念念也事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 音義 大雅云 此文王之 音無本 鄭元云無念無忘 爾祖聿 尹吉反爾 亦作無念也爾雅云勿念也 雅稱也述

也本今 毋念本作無念今據鄭注本改左 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述敘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 作爾 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亦作毋同 疏 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脩其功德也 注 詩大至其德○

正義曰云無念也事述也者此並毛傳文云厥其也者釋言文云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修先祖之德而行之 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遺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

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者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 風大雅小雅書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今無取焉

天子章 疏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貫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就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 焉天子至尊故擇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

來未有此名殷周以來 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 始稱王者爲天子也 補 子故誤亦今據正義改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注〕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注〕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也。〔注〕蓋

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音義子曰此一子曰通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五等也。不敢惡烏路反。注。同。音如字。於人不敢慢亡諫反。俗作慢。於人愛敬盡津忍

反。於事親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四海刑見賢通反。下同。本。今無刑見字。【補】明皇本利字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查讀如字必鄭注陸為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置故

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爾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感應章光于四海

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利于四海與感應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蓋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因詩思齊有刑

于之文相滲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疏】子曰至孝也○正義聖人言孝至此意在法則故下即接引呂利也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為法刑亦可通訓為見【疏】義曰此陳天子之

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恐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

亦當使四海蠻夷薰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授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乘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釋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

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章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袁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格表達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親。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蒸蒸至情。是爲愛心。溫清蠶麻。是爲愛迹。肅肅棟棟。是爲敬心。拜伏擊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荀同云。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驢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廩。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利於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護身節用。保守田廩。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云刑法也者。釋語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於天下者。釋利於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光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利於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事敬之辭。劉炫云。事敬猶極極也。孝道既廣。此處取其大略也。劉勰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

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陳略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兼辭。據此而言。蓋非兼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臾。則庶人亦當兼矣。苟以名位須臾。夫子曾為大夫。於士何嫌。而亦云蓋也。斯則稱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兼辭可知也。【補】博愛也。○依魏注也。福案唐陸德明經義疏。內注解傳。述人。注孝經者。有魏故聘常侍蘇林。魏吏部尚書何晏。魏光祿勳劉邵。惟此三人。是魏時人。未知此魏注為誰。大約皇侃為義疏時所見魏人之本也。其宏云。今本誤為沈宏。今據正誤。引陸氏注。解傳述人。改五者。並相通否。五今本脫為正。今據校勘記。改。不假言保守也。言今本脫為旨。今據正誤。改。案周禮。禮記。爾雅。今本無禮記之禮字。今據正誤。增。福案孝經重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支。苟。義文作苟。音重。非苟也。苟即敬也。加支以明擊敬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違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尙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為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證為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即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為敬。凡服官之人。體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案大人釋敬字。主于支。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為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則仍是空言。非實于立事之義。必須知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懼。慎之類。時時有支。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敬。君。則日賞。賞。盡。驅。驅。執。事。夙夜匪懈。王事。靡。曠之類。時時有支。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故此章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即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又案。不敢。強。於。人。不。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如。正。義。所。引。孔。傳。義。為。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即。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尚。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教。利。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長。奉。先。王。之。郊。祖。宗。祀。也。孔子。於。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百。姓。利。於。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蓋。更。焉。幾。於。不。

保。不責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奪。爲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即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於經。則不肯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子始著之於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久有傳授爲讀書所收錄。非緯書家所能撰託。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於是乎察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察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即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論語此章。即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井。秦祚不永。由於不仁。不仁本於不孝。故至於此也。賈誼知樂之不施仁義。而不知樂之本於不知孝經之道也。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甫刑卽尙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

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尙書作呂刑。兆。知從八正。直表。百萬曰兆民。賴之。引辟。上鹿艾反。辟止。本或作贊。同反。十億曰兆。兆民。

補。文選。孫子利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鄭元孝經注曰。引警連類。正義曰。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臧氏曰。正義約鄭義。故與陸李二家所據不合。

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尙書甫刑篇之言。

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皆善。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無教。加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利至其善。〇正義曰。云甫利。即尙書呂利也。尙書有呂利而無甫利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利。辭與呂利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利尙書明矣。今尙書爲呂利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利。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鴻之水篇。平王之詩。不與我戾甫。明于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然于孫封甫。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利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虞叔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架。故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譚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巨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尊。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者。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補】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利之或字。本今無據。尙書呂利孔傳增。福案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利之屬三千。命曰甫利。又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利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又尙書大傳。以呂利爲甫利。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利亦作甫利。大約作甫者。今文尙書。作者古。文尙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利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衰微。聖人不肯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類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類也。尙書載呂利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利。而制其反也。五利章。五利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即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利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云。樂自躬此。生利自反。此作。即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等語。豈不甚合。乃既曰利於四海。又引甫利爲何故耶。又案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孝經注疏卷二

諸侯章【疏】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補】鄭康成禮記

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注】費用約節。謂

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當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

諸侯之孝也。【音義】危殆。音待。本今無殆字。滿而不溢。音芳。味反。用約。如於略。儉。音檢。奢。音太。爲溢。羊果反。富貴不離。力

反。注。其身。薄賦斂。力儉。所累。音遙。本同。省。音遙。亦作縣。役。列士封疆。字又作置。同居良反。自。補。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

加。唐注云。富貴當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薄字至居良反。本今無。補。如唐注云。富貴當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

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今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室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

不然也。感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者之義。其實古人。仄擊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節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者之證。則石璽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者更不成詞矣。然後能保其社稷之後字。校勘記引臧氏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弁也。孝經說。然後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授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而和其民人之民字。石璽本作民。蓋避唐太宗諱。福案周禮。封人疏。引孝經注。社謂后土。又案雜釋。修免廟碑。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借如爲而。【疏】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稱位不期驕。謙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之主。當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實。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實。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授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春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幾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儉約。謂之制節也。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爲奢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侈。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侈也。云無禮爲驕。奢奉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幾下也。皇侃云。在不離以戒貴。應云財溢不奢。以戒富者。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離由是

上。故戒黃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黃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此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制其方色土。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人君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當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云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秦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案配社稷而祭之。即句龍柱。案非社稷也。又條陳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並如株之說。

【補】

福謂曾子立事。篤與其者也。寧

儉。與其僂也。寧句。又居上位而不淫。隨事而柔者。鮮不濟矣。此即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爲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即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貴而貴。高將恐蹶。此言不貴不富不滿。但恐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富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述。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虛。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提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伐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隙。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留。又反伐邲。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編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

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  
避保和之義。則無難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  
矣。說苑敬慎篇。高上厚實。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習必實。然後  
辨之。難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者也。此卽說孝經之義也。又漢書宣元六王傳。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  
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當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此亦說孝經之義也。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  
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奠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  
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  
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能殖百穀蔬菓。故立以爲稷正也。周禮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殺。不得  
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鄭文公。用鄒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  
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特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  
氏。說孝經古義也。又孟子曰。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  
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予奪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又洪範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王氏應麟曰。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福謂富非多金之謂。富者備也。福亦備也。富與福字相通。備者無所不備。如  
邑田宮室宗廟。祭器祭服。車馬衣裘。干戈琴瑟。皆備也。若賤者安得有宗廟器服哉。且譬若天子富有四海。亦言四海之物無一不備。非  
以多金爲富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我取爲君。復須戒慎。【音義】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稱大夫。違守禮法。不敢僭上區下。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注〕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

言。非道不行。〔注〕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言行皆據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

滿天下無怨惡。〔注〕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此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注〕三者。服。言。行也。禮稱

大夫立三廟。以奉先靈。言能備此三者。則謂長守宗廟之祀。蓋稱大夫之孝也。〔音義〕服山龍華。胡花。直忠反。服藻。音火。

服粉。方圖。字或作米。音同。皆謂文繡也。田。本又作佃。音同。獵。力轄反。卜筮。市制反。冠。古亂反。素積。茲亦反。自山龍至非先王之德行。

下孟反。注德。行。下。擇行。行滿皆同。禮以檢奢。紀後反。本今無。無口過。古臥反。無怨惡。烏路反。音。宗廟。本或作廟。為作。于。宮室。自為作至室。〔補〕周禮

伯疏引尚書曰。五服五章。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引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下。孝經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北堂書鈔卷八十六。孝經鄭注云。法服謂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繡。又卷一百二十八。鄭注云。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文選注。陸

士龍。大將軍。禮會。被命作詩一首。鄭元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詩正義六月。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儀禮疏。少年饋食禮。孝經注云。

卜冠冠皮弁。衣裘禮。百王同之。不改易。陳氏按諸家所引互異。均不外釋文所標之字。故以釋文為主。而分注。〔疏〕非先王至孝也。○正諸書於下。傳可考也。周禮疏。日月星辰服。當作服日月星辰。釋文字。或作練。徐本誤。誤為紵。茲據素鈔本校正。〔疏〕義曰。天子述諸侯

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昔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所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德行之於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按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饗。蓋以饗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遲遲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尙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偏下。○正義曰。云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尙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僭下。是也。又案尙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裘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羆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裘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記。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釋自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旒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羆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羆其神明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衾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爲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稱以爲黼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黻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義畫虎。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純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采刺黻而已。是以謂元者。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于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編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敬也。○正義曰。云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進行謂道德之行者。卽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云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卽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敬也者。釋所以不敬之意也。〔注〕言必至道也。○正義曰。此依王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今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極也。○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過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惡惡無從而生。〔注〕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也者。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重。出已加人。發灑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遠之。其行不善。隨辱斯及。故首章一敬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喪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舉。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雖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禮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論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云以奉先禮者。謂奉祀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備言行。故能守宗廟也。〔補〕土服義。火。土。誤。七。今據校勘記改。粉取絮。白。固本。駁本。毛本。絮作潔。校勘記案。潔俗絮字。所謂三辰旂旗。旂作旌。校勘記。廟也。〔補〕云。固本。旌作旂是也。今據此改。火在宗。祭之下。下。誤。不。今據駁本。固本。毛本。改。祭。祀。五。祀。則。稱。冕。校。勘。記。云。案。周。禮。作。希。注。云。讀。爲。濟。或。作。緝。字。之。誤。也。元。者。衣。無。文。誤。作。衣。無。衣。正。誤。下。衣。作。文。是。也。此。依。王。義。王。義。正。今。據。正。誤。改。校。勘。記。云。案。正。誤。云。正。疑。王。字。誤。是。也。後。論。德。行。論。誤。謂。今。據。正。誤。改。福。謂。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突。曰。服。熱。之。服。饜。熱。之。言。行。熱。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案。言。子。立。事。驚。不。服。華。色。之。服。不。稱。



或作懈。據下標注。解懈字。知鄭本經必作解。故陸音佳賈反。若本作懈。正字易識。陸可不音矣。蓋石經本。唐石經。岳本。皆作懈。淺人遂據以易釋文也。華嚴經音義上。孝經鄭注曰。匪非也。懈情也。顧氏廣圻云。釋文注同。當作下同。【疏】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

于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蒸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情。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文懈情也。釋言又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

欲通諸侯。【補】釋言文。詰誤古。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懈情也。釋言文。國本監本毛本。卿大夫也。【補】皆作懈也。此本誤作懈世。今改正。校勘記云。案今爾雅釋言。懈作怠。

十章【疏】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補】推一合十。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補】為士。今本

推誤。惟合誤。答今據毛本改。故禮辨名記曰。之辨字作辨。國本監本毛本作辨。下今辨。同。校勘記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辨名記。白虎通作別名記。今據月令正義改。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

【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注】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音義】資者。人之行。下孟。本今無。古恬反。也。此句。兼并也。之者父也。以敬事長。丁文反。則順。食

稟。必歸反。公羊傳。于偽。為曰祭。一本作始曰為祭。彼列是非。自食字至非。【補】言事父兼愛與敬也。之兼字。誤作非。今據石

云。虞賜慶祿也。為反。為曰祭。曰音越。又人實反。別反。是非。字今本無。【補】蓋本岳本。國本監本毛本改。虞氏文弼曰。麤

爲穀之俗字，但小變耳。從穀誤也。爲下舊有於爲反三字，是妄人所補。宋本皆空白。臧氏曰：宋本謂葉鈔本也。正義曰：祿謂慶食合之。陸引公羊傳，知上闕祿字，爲當如字讀。又臧氏曰：正義引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別是非，猶辯然否也。鄭注大致同此。【疏】

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養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其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蘇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授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及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及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勣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資費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殷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故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云：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慶食，尚謂爵位。廣雅曰：位，位也。位，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

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

【補】

廣雅曰。位。位也。正誤云。廣雅作位。祿也。校勘記案。浦氏鍾所據。乃俗本。不知位。位取同聲之字。爲誤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位。下脫去也。遂與下條合而爲一。孝經正義可據也。守者無逸也。之

逸字。誤作近。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經。故可也。

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尙是

元行沖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存鄭說。自是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邢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校定者。卽此等處。可見宋校定。反不如唐疏矣。福又案。資人之行也。乃鄭小同語。今注雖無存。然尙見於陸氏音義所出之字中。且見於徐彥疏中

所引。今明皇注。資取也。元行沖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福謂此雖見於偽孔傳。然亦有所本。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是劬公以取字代資字。卽是以取訓資字也。況正文。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亦卽是承明上文。資

字之義。故不得謂明皇注。依偽孔傳也。計資字之訓有三。一乃康成注禮記。喪服四制云。資猶操也。二乃小同注孝經。資人之行也。三乃何休解詁公羊。資取也。何說爲長。漢尉氏令鄭季宣碑。若父事君。此者異文不可據。又通典八十卷。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按孝經資

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闋。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葬。未成君也。未成君猶

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此亦漢人說孝經公羊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皇太子

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參虞以爲孝，麗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注〕忝

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付小宛篇語。夙興夜寐，面利無忝，學也。他禽所生，所生謂父母本

今作補。所生謂父母也。母誤祖。今據石經本岳本國本監本毛本改。戴氏曰：葉鈔本釋文無忝下空闕，據開宗明義章引詩釋文，作母念爾祖，則此無辱，亦當作毋。毛詩小宛釋文云：毋忝音無可證也。又卿大夫章釋文夜莫知字，又音暮下並同，然則鄭於

此章當有夜莫也。注疏。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者，釋言文云：所生謂父母也者，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福謂曾子立孝篇，亦引此詩二句，并云：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

之大意也。補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孝子善事君，弟善事長，君子壹孝也者，可謂知終矣。此即是曾子傳孔子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之義也。家大人注曰：長謂公卿，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沃

香章彪傳，注引孝經，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即以孝事君則忠之古義也。又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既博之，愚其不習也。既習之，愚其不知也，既知之，愚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愚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

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愷也。行無求教，有名事無求教，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乘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終後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自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福之爲愚，辱之爲畏，見善恐不

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而學，見患思語，嗜欲思聰，忿怒思思，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云：朝有過夕改，夕有過朝改，制言中篇，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皆是聖賢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義。又國語，敬姜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慚，而後即安，此亦其義也。再以此證庶人章而感不及者

孝經義疏補 卷二

五三

孝經義疏補

卷二

未之有也。則惡爲禍福。  
及乃及身之義益顯矣。

孝經注疏卷三

庶人章【疏】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衆包府史之屬。【補】皇侃云。侃誤。今據國本監本毛本。通謂之庶人也。庶種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補】改衆包府史之屬。衆包誤案。即今據

國本監本毛本改。嚴種之。誤爲晉列之。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人無限極。誤爲人爾衆民。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皆爲庶人。皆誤以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

用天之道。【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地之利。【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注】身蓋護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注】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音義】春生夏長。丁丈反。秋收。如字。又手又反。冬藏。才郎反。方云反。地之利。分別。彼列反。五土。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丘陵阪險。阪音反。險音許。檢反。又瘠板反。宜粟粟。本作宜種。稷。自丘陵至棘。本今無。以養。羊尙反。父母行。下孟反。音如字。不爲非度。待洛反。財爲費。芳味反。什。十一而

出。十而無所復。扶又反。自行字至。謙。謙本今無。【補】秋收冬藏。收作斂。今據石華本。鄭注本。改。校勘記案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秋收。居



以下作去。非也。此依鄭注也。校勘記案。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桑栗。見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唐司馬貞。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今本作魏注。非是。今據此改。臧氏曰。未句當從一本。作宜種桑。作桑栗者。非趙岐注云。本作劉熙。今據正誤改。福案諸葛孔明便宜十六策曰。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護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積蓄。以儲其後。此漢武侯說孝經古義也。又案此引經。祇有二句。乃前後加以說經之語。又統稱為經云。或魏文侯傳文。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

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音義〕故自天子。古文分此以下。別為一章。故患難。奴旦反。不及其身也。善。一本作難。自故。至善字。本今無。未之

有也。〔補〕臧氏曰。正義曰。諸案皆以為患及身。又惟著顏篇。謂患為禍。孔鄭章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又謝萬云。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按謝萬引注。知陸本作善是也。之字當衍。淺人誤以注為經。故增之。一本作難。難當為歡字

之。故自至有也。○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祀。〔疏〕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

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為始。庶人為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實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新至。豈藉制物之智。扛鼎之力。若奉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泰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於終。但不致毀備。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孝行甚易。無不及之理。固非孝道不終始。教必及之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為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熙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慮行孝不

及已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今注以為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憂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為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宜于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董顛篇。謂患為禍。孔。鄭。章。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乘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本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為難。則算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為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彰。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悖惡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為具美。無宜即同淫惡也。古今凡庸。詎識學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令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議者。以為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為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愚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語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于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庸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為虛說者。與制旨曰。嗟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竊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補】若牽強之無不及也。筆誤。率。段氏丑裁云。率當作奉。今據此改。禮記說孝道。包含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已者哉。唐元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福謂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即曾子所謂以力。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皆其義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大戴禮。少聞。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又案而愚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何患不及於已。蓋以愚字作

憂慮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已之力，不能及乎共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暉之說也。一是邢疏引董頴，謂患為禍患，孔、鄭、章王之學，引董頴篇，以釋此經。言孝無終始，禍患必及其身也。福謂孔、鄭、章王之說是也。謝、劉、明皇之說，非也。此忠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為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難也。是故君子夙經之。又曰：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禍患及之之義，亦即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禍患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見於曾子。曾子又曰：忿言不及於已，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發明，即文理亦復相似，試以曾子證之，當從董頴篇訓無疑矣。至於終始之說，福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也。已明言終始二字。論語亦曰：慎終追遠，是終始自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為天子至庶人之終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稱大夫、士、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嘗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於禍患，五等所同。天子當防患及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似已預括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鄭曰：所引尙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尙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傳會制旨，即御製序內所云，今存於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即轉為鄭注，誤矣。又案漢書杜周傳，引孔子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解為禍患，此西漢人已如此矣。

**三才章【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為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等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注〕參聞孝行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注〕

經常也。稱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注〕天有常明。地

有常利。官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

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音義〕曾子曰。甚哉。曾從八正。甚從。魚據。丘權反。又

然。自語字至。音符。孝民之行。下孟反。也。孝弟。大計反。本亦作悌。恭敬。民皆樂。音之。自孝弟至之。其政不嚴而治。直吏反。政不

煩苛。音何。自政字。至苛。本今無。〔補〕人之常德。石畫本岳本。當作恆。校勘記案。作常。避宋諱。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

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者。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法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嚴戒而自成也。其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為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為義者。經常即善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云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為百行之本。言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當其德。良。率是人之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云五土分地。而為義也者。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為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為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典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

即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當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言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當也○注云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當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爲當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種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教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利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補】福案則法也論語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云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鑿則爲賤北宮文子引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天明猶云天理周書曰紹天明左傳曰反易天明二子順天明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文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語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緒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開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



左傳，載趙衰、欒卻、欒穀云，載禮樂而教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為政之本也，昔大臣陳武，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為羣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薄飲酒，養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為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致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補〕又論語云，義以為質，校勸記案，論語釋文，出為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此與釋文合，福案陸德明音義，若文王不犯禁令也，〔補〕敬讓於朝，虞內推畔於田，兩整句，此鄭注也，鄭氏用詩虞內質厥成之事，以注敬讓不爭之經，豈為繁無，而唐注刪

之，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節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王符潛夫論，斷訟引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禮記，積衣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鄭康成引

孝經，示之以好惡，句注之，此真康成義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本又作赤，張勇

無，〔疏〕詩云至爾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次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事，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師尹，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為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云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

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師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君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今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尙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同體若身。君在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井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補】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氏鑑云。古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補】語或謂四字。疑衍文。下句則疑爾字之誤。言同體若身。同誤大。校勘記引正義云。大則同是也。今據此改。福謂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道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於民瞻。蓋孔子之意。尤簡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教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井結。似未得孔子實于之本義也。

孝經注疏卷四

孝治章【疏】

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廣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注】小國之臣。至尊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懷心。以事其先王。【注】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禮天下。皆得懷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音義】答。正皆仿此。聘。匹正。問天子無恙。羊尙反。五年一朝。

直道反。下注同。郊迎。魚敬反。又。芻。初俱反。禾百車以客。苦百反。本或作以客禮待之。夜設庭寢。力召反。本亦作燎。同。一音力弔反。徐力構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當爲。于僞反。王者侯者候。戶豆。音司。又。伯者長。丁丈反。男者任。而埽反。德不倍。步罪反。別。彼列反。優。自聘字至。柔爲明。下皆同。

故得萬國之歡。【補】故得萬國之懷心。鄭注本。儀作歡。石臺本。萬作方。注同。校勘記。案唐人于萬字多作方。萬國舉其多也。岳本多改作大。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舞米百車。以客禮待之。董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世子郊迎。儀禮觀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上。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董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

言斥侯而服事。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案。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讀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誣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校者據釋文有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疏。子曰至先王。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即此注也。

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以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懽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儀行。五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注。言先至孝理。正義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審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況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為明王。專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侯而服事。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敕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總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據鄭玄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為上等。侯伯為次等。子男為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稱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尊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尊。燕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上公饗九牢。侯五牢。伯饗七牢。釐四牢。子男饗五牢。釐三年。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唯上介有禽獻。其稱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為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魏

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娶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之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懷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懷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知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饌。與貢。謂給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膳。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運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標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橋。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荊。荊州納龜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昭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荊州。貢漆。絲。豫州。貢纒。揚州。貢篋。篋。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灌服之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實貢爲費。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遠天下諸侯。執豆蓬。駘奔走。又周頌曰。駘奔走。在廟。此皆助祭。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本作考祖。今據正誤改。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無下昔字。今據正誤。依國語增。還指首章之先王也。者也。【補】指誤有言。雖至卑。卑誤早。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上公饗餼九年。上誤王。今據周禮。掌客改。子男饗餼五年。五上脫餼字。今依周禮補。唯上介有禽獸。上誤止。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獻本作獻。校勘記案。周禮作獻。今據周禮改。荊。揚。二州。貢金三品。國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段氏玉裁云。今人多作揚。才。致。廣。推。云。揚。揚也。毛詩玉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揚。然則毛傳。揚。揚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是郭所據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動。厥性輕揚。之云。改爲揚州。不知古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从木也。揚州。貢篋。篋。篋。誤。孫。孫。今據國本毛本改。校勘記云。監本篋作篋。不成字。案說文。筱。絲。變。篋。陸德明釋文云。篋。或作篋。福案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雞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大戴禮。祀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

享祀於太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所以敬孝也。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注〕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音義〕五年一巡。音守。又

反本又勞來。上力報反。下力代反。自五不亡甫敢侮。亡甫。無妻曰鰥。無夫曰寡。〔補〕理國謂諸侯也。校勘記。案經作治。注作理。遵所

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為四部。四年乃復。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行。亦得鄭意。臧氏案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遙反云。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曰。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臧氏按正義引舊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以士為君。○正義

曰。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言亦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懷悅。以事其先君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者。此依魏注也。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言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國之微賤者。君尚

大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似。第釋文稱字音始見下。則非也。豈士知義理。句為鄭注。而唐注本之乎。君。○正義

不輕侮。况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云。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奮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謂民中知禮義者。〔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權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權心也。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是也。云則皆養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補〕 詩。烝民。不子之語。即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權心。本此也。

以事其親。〔注〕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權心。助其奉養。〔音義〕男子賤稱。尺。證反。小大盡

津。忍。自男子至節。羊。尚。反。節。字。本。今。無。養。反。〔補〕 男子賤稱。臧氏按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養。臧。氏。案。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權。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疏〕 治家至其親。○正

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權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稱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為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言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權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權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成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煖寒。釀醴酒醴。進菹養麥。實稻黍稷。唯所欲。粟粱。給蠶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

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惟實是授，居位之時，或有辭讓以遠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顯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兩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遠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讎，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嗣道不存，每願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質其禮，故云不敢遠也。讎，軍人中賊，或被人誣侮，故曰不敢侮也。臣妾，養奉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補】案尙書書誓曰：誓謬庸。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妻者親之主也，親誤君，今據正誤改。黃稻校勘記案禮記作實，諸本从竹非也。棗栗飴蜜以甘之，栗誤粟，校勘記云：監本毛本作栗，亦誤。國本作栗是也。今據國本改，故況列國之貴者，列誤則。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福謂臣妾之臣，乃稱大夫之家，臣論語子疾痛子路使門人為臣，病聞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又原思為之宰，注：包氏曰：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意為家邑宰。史記世家云：孔子由司空為大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意為家采邑之宰也。曾子立事篇曰：使子猶使臣也。又曰：忿怒其臣妾，此皆謂家臣之臣，且大夫稱家，即是治家者之義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懼心，則存安其樂，沒享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注】上敬下懼，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注】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音義】夫然，音利反，從久，音陸里反。其樂，音洛，自則致至符，知致，他皆放此，俗作支非。洛字，本今無。

祭則鬼享。【補】祭則鬼享之，石璽本，享作享，校勘記案，亨通之享，烹飪之烹，獻享之享，古多作亨，然上孝理，皆得懼心，本脫然字，孝讓好國本監本毛本亦作好，石璽本岳本亦作然，上孝理正義同，今據此增反。【補】災，本或作災，則才反。

改釋文校勘記。臧氏云。則致張利反。從文。音陸里反。他皆放此。俗作支非。案本文作父。周氏春云。說文。父山危翻音衰。又楚危翻音吹。前  
後音注互異。致字入此部。又案說文。父。陟。修。翻。讀若。音。即釋文所云。陟里翻也。致字不入此部。按作父。是音陟里反。則非也。則致其樂。臧  
氏按紀孝行章。養則致其樂。  
【疏】夫然至如此。○正義曰。此總結天子諸侯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天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  
注當引此文。聖治章注同。

【疏】

致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懷心。親若有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味是

以蒼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善。  
【注】夫然者。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懷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懷心也。云則存安其祭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沒享其祭者。釋祭則鬼  
享之也。  
【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時為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為妖。妖即害  
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為福。臣下反逆為亂也。  
【注】言明至福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者。案上

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  
【補】福謂曾子大孝篇曰。欲可能也。安為難。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補】

安可能也。久為難。孟子曰。舜盡孝親之

道。而瞽叟底豫。豫即此所謂安也。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即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郝  
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註法云。協時彞享。曰  
享。正與爾雅義疏合。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祿乃降。故  
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

親也。生則有養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皆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即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家大人云。生則親句安之句。祭則鬼句享之句。此言生則親也。子則以親  
禮安之。死則鬼也。子則以鬼禮享之。非親安于子。鬼享于子也。故喪親章復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語更明矣。說文。獻也。从高省。象執  
殞形。引孝經曰。祭則鬼享之。實乃篆文。說文獨引孝經者。必是衛宏孝經古文。獨如此。故許氏特借古文以明之。不但唐注誤。或漢人之

注。已有誤者。似潛夫論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音義〕詩云。昧于說文之古讀法矣。

此大雅蕩之有覺。音角。德行。下孟反。〔疏〕詩云至順之。○正義曰。天子說昔明王孝治之義舉。乃引大雅抑蕩。贊美之也。言天子身什抑蕩語。有大也。德行。注同。〔補〕有至大德行。使四方之國皆順而行之。注。覺大至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者。此依鄭

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為大也。云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意如此也。〔補〕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即順之。順之亦訓之

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為義。家大人曰。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即是四國順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順

之也。特變調書順耳。調即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哲之語。言書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 孝經注疏卷五

聖治章【疏】正義曰此言曾子闡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天子因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注】參闡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注】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注】萬物實始於乾人倫實父為天

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謂父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

其人也【音義】聖從王正從玉非之行下孟反則周公周公名且文王之弟【補】問今據石華本改【疏】曾子至人也○正義曰夫子前

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

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

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

○正義曰云萬物實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實父為天者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元云父者子之天也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實父為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

尊謂也。最敬也。父即謂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共人也。者。但以父配天。猶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命。雖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願經旨。故曰。始自周。

【補】杜預左氏傳注曰。校勘記案曰。上當有一注字。今據此增。獨檢羣經。羣作群。校勘記云。當作羣。唐元度云。俗作群。班固白虎通。聖人篇曰。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共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福案羣經室集。性命古訓云。孝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于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云。案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卽以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于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于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背。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于視人性不及。幾欲併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福謂此論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最明矣。又性命古訓曰。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福謂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講。卽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卽命也。命卽性也。率性之謂道。當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觀鴈。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卽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帥之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卽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翱復性書。爲禪學也。至于論

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言。天之生人。有壽夭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此必知之。性卽是天道。故河  
不出闕落不出書。則曰吾已矣夫。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  
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卽是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  
言孔子不得位也。中庸疏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大戴記。曾子大孝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盧氏  
注。卽引此經。漢書董仲舒傳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  
樂然有文。以相接禮。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后稷。

周之始祖也。郊謂闕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明堂。天子布

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訓於

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注〕言無大於孝者。音義。祀。音似。后。音後。稷。音名。后。社

名。拜。周公之始祖也。故異其處。昌。昌。辟后稷也。音避。本亦作辟。同音亦。自故。夫符。補。釋文。作避。同。於朝。越嘗也。重。重。譯。異字。至音亦。本今無。夫符。補。釋文。

稷官名是也。后稷之稱。自應在封部之後。若始命稷官之時。安得稱后。尙書曰。汝后稷。福家藏宋板列女傳。作汝居稷。與今文不同。其黃  
孔穎達尙書正義。本言汝居稷官。與列女傳合。是尙書云居稷。孔疏尙不誤。石經以後。皆誤爲后稷矣。各以其職來祭。嚴。嚴。嚴。今據石畫

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岡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助字禮記禮器正義公羊傳十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注引並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據有三書非同孤證是經文本有助字石經本脫諸本仍之矣臧氏按唐注云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又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注云皆得懼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似經本有助字蓋屬用舊本有助字經之注耳福案助祭是也祭乃周公之事四海之職但可言助祭耳又案史記封禪書集解引鄭注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南齊書禮志上引孝經鄭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唐書王仲丘傳引鄭注孝經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臧氏按正義曰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越管此本作管今據案本改盧氏文弼云越管即越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實來助祭也既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言周公聖人首為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注云后稷至配之正義曰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祖饗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部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闕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闕饋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靈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晨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闕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

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止。故章始祖以配天神。俯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性。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應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禱禱之文。遂變郊爲祀。然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章昭所注。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禘。祭地曰瘞。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殿父之義也。且徧覽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天。圜丘卽郊也。郊卽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吳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鄭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書。登壇。各擅一家。自頃修撰。備經。斟酌。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祭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王鄭是弄。於禮記。其義尤多。卒難詳述。說此略。據。要。且舉二端爲。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並謂太極。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帝。蒼龍。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五帝專於吳。

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禮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招。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元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蓋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層三十六戶七十二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接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層四圍。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層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層者象八節也。四圍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備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注。君行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獻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殯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草莽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元纁絺纈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尙書武成篇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補】成王年幼。幼作幼。今據毛本改。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周字下本有公字。今據校勘記云。公字。融奔走執豆蓬。亦是助祭之義也。衍文刪馬牛過者。馬誤爲。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冰上飛鳥以其翼覆鷹之冰。誤水。今據監本毛本國本改。校勘記云。監本應作藉。史記本紀。應作薦。黎民祖饋。祖饋阻。校勘記案。史記周本紀。阻饋作始飢。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今文尙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饋。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之百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尙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尙書。作祖云始也。五也。今據校勘記。及尙書撰異改。阻饋爲宮。饋誤饒。今據毛本監本改。校勘記引五經文字云。饋樂器。饋量名。今經典或通用饋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之饋。皆作饋。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昨誤昨。今據監本毛本改。無匹不行。匹誤主。校勘記案。公羊傳作匹。今據此改。威仰木帝下。脫去。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章昭所注。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廿五字。今據儀禮經傳通解續增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兩具字皆誤爲其。今據校

勘記案語改於禮記其義尤多。尤誤文。今據盧氏弼弓校本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誤爲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今據王誤改。鄭玄云。玄誤。今據校勘記案語改。夏后曰世室。曰禘氏。今據校勘記案語改。以孝畫屋畫作畫。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云。五經文字。又公害。並見竹部。竹音草。明皇御注孝經。石畫亦作畫。今或相承作畫者。乃從行畫訛俗。不可施於經典。今孝經作畫。福案當作畫。說文畫从廿从盞也。八隴者。象八節也。象誤。即今據正誤改。九月西方成。九誤六。今據校勘記案語改。執豆蓬。豆誤筮。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且豆蓬二字倒置。今據校勘記案語易正。福案。此注疏於孝經郊祀宗祀之禮。皆無發明。惟家大人曰。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語洛語。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惠。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克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栗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也。未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冢難哉。於是周公監東園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陟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即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於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即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即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語之用牲于郊。即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仔告成王。成王即命周公。行宗禮。洛語之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澤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迨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即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群。不祀上帝。又入太室禘王。實亦成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即隨鑄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蒸祭文武。而未祀于郊與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澤來祭之大義也。福引經禮明之。尙書洛

詩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其後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洛誥曰亦曷其有不享福案此諸侯尙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體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教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是衍尙書疏及之而經義迷罔不存此條者自因就文引書亦未克教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教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於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教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釀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尙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洛誥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工艱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悼宗將禮稱秩元祀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悼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教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政庶民攻之攻位洛誥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爾洛誥曰乃單文祖德維禋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雍禮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小邾曰予其懃而茲後愚又曰未堪家多難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增四方伊嘏文王既右褒之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勳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昔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禮記明堂位全篇

編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結洽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敕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賴矣。釋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備。而追言作洛。祭立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傳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禋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雜滂。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閑字。孔傳訓宗禮爲厚禮。殊空也。君與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洛誥曰。王肇禋殷禮。祀於新邑。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宗大人云。詩頌之盛。禮。及此肇禋之盛。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文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訪落之落。加紳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於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禋。云肇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禋。亦云郊祀肇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禋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道也。洛誥後曰。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前郊不言駢。是白牡明矣。禮記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受天命。福案。據此可見。竊京武王未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爲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尙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殺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難。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嘗曾受天命也。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福案。周書奔走。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閑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釋周公居攝。尙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于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園。洛見于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卽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尙書監五祀。釋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名月日。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誠漢以來未發之義也。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

展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曆。遷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實。殺禮成格。王入太室禘。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周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曆。逸語。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城內廟成。行冬蒸祭禮。祭畢仍歸。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人大親。孝經之郊祀。即召語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即洛語之宗禮。功宗也。又家人宗禮餘說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示。倉。顏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稽句。宗稽句。柴稽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即郊也。禮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禮曰。如岱禮。明宗字單禮也。月令曰。新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又家人明堂圖說如循說。命匠以尺。抵丈。則可成縮。橫。又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飲。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章教國子。典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筮養老。天子王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禘土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虞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禮運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廬。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鎮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鎮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周人漢人謂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古禮也。宋大人明堂論云：尊樞上古，水土荒沈，積穴窟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覆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禘祫獻俘，獻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饗食恆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殿四時不遷，路殿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殿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闕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庭。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獻，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子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今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遺，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韋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蒲繪輪，無廢赤帝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轄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治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晉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福謂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乃單文祖德。鄭康成書注，謂虞文祖，卽周明堂。然則舜受終之文祖，卽周公之明堂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尙沿古文祖之名。至六年制禮後，始立明堂之名。明堂二字，始周公也。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

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敬，能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注〕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傳，繼而過庭，以教敬也。抑豈撲痛，顯金鑿枕，以教愛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注)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其所因者本也。(注)本謂孝也【音義】膝反從

沐入水案以養羊角父母日嚴人實反注同日者實也日致其樂音洛下親近附近於母自致其樂至其政不嚴而於母本今無

治直吏不令力正而行自不令至而【補】故親生之膝下膝誤作膝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改縣案據枕

竹字往往作升如制節禮度之節石臺本作節此膝字亦緣體也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臧氏按親對文讀當故親生之膝

下句以養迨父母日嚴句以養與生之相對養長也致其樂親近於母正義曰書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臧氏按舊注與釋

父以事君而敬同此注蓋言親愛近於母嚴敬近於父【疏】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

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讓義方則日加尊嚴能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

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母也○正義曰云親猶愛也

者難以親為父母故云親猶愛也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按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顛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

生也云比及年長漸讓義方則日加尊嚴能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碻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姑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嘗視無詘立必正方不傾軀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負劍辟咎語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為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之道

簡易則慈準不接，禪則愈憐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傳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鄭云：外傳，就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曰上。今此引之，則章章皆然也。云離而過庭，以教敬也者，書父之與子，於禮不得當同居處也。按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也。云抑養癢痛，縣安醫枕，以教愛也者，此並約內則文。按內則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養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筵，將立，長者奉席請何筵，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篲，縣安醫枕，斂箒而櫛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襁褓也。是父母未離，故衾被則縣，枕則置篋中。育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敬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忘愛，此所以先敬而後愛也。書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注曰：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願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運也。願羣心者，則首章以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蓋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曰：本謂至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養之斯敬。故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補」孩小兒笑也。按禮記樂記文云：孩作咳，又云古文咳从子，閩本監本毛本，笑作笑，一切經音義引竹林云：笑，喜也。其本於先祖也。「補」字从竹，从天，天聲，竹爲樂器，五經文字云：从竹，下大非是。案說文口部欠部，女部，皆作笑。今據此改，子能食食，上食字，誤作飲，按禮記樂記當作食，讀如字。下食字音詞，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今據此改，男唯女俞，唯誤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九年教之數，日誤目，今據監本毛本，改云出以就傳者，就誤外，今據監本毛本，改鯉趨而過庭，下脫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經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經進而過。居廿九字。今據正誤增。縣念舊枕。空饑食。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以敬愛也。者。愛字下多者字。校勘記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今據此刪。疾痛奇癢。奇作疴。今據禮記內則改。是殷多而愛殺也。愛誤成。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不教親則忘愛。教誤和。今據正誤改。聖人謂明王也。王誤正。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春秋說題辭注。讀至以養父母為字。然則日嚴二句。當別為一句讀之。又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節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注〕

父母生子。體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注〕謂父為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音義】父子

之道。古文從此已。續。音俗相。焉。本今。下別為一章。續。續也。焉。作莫。大焉。復。扶又。何加焉。自後字至。【補】釋文校勘記。引漢書藝文志。作續莫大焉。臣愛曰。孝

疑有。【疏】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性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脫誤。【疏】事父如臣之事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已。體體相續。此為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為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為嚴君也。〔注〕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按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既陳聖治。則事繫於人君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言既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厚重莫過於此也。【補】

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愛親。今據正義。同君之敬。誤倒爲同之君敬。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君之於世子也。世誤大。今據禮記文王世子改。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之下多者字。今據文王世子刪。厚重莫過於此也。莫誤其。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孝經孔子言性。稱此章二性字。義親章一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稱性相近也。一性字。共四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性命古訓最爲明顯。豈不滅性。性卽是生。更爲明淺。善性無異義。無事繁言空論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

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遠此則於德禮爲悖也。以順則逆。民無

則焉。〔注〕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注〕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

得之。君子不貴也。〔注〕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音義〕故不愛其親。古文從此已。謂之悖。補對反。下別爲一章。注下同。

若桀。其烈。紂反。丈久。是也。〔補〕凶謂悖其德禮也。德誤得。今據石莖本岳本國本監本毛本改。〔疏〕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

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爲悖德悖禮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而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悖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依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遠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遠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云凶謂悖其德

禮也者。悖禮也。言違其德禮則為凶也。〔注〕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言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難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者。言人君如此。是難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逐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補〕是知人君若遠此。不盡愛敬之道。遂誤達。此字下脫不字。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增。云難得志於人上。上字下多也。〔補〕一者字。今據校勘記案語。謂人君如此。人君誤君子。今據正義改。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亦誤言。今據正義改。君子則不

然。〔注〕下悖於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注〕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

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注〕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

皆放棄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注〕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音義〕言中詩書。丁仲

反。下同。自若字。行思可樂。如字音。難進而盡。津忍。以政。退而補過。古臥。戶教。漸也。不令。力政反。下文

至下同。本今無。〔補〕而行其政令。而行其行。而今據石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岡本監本毛本改。正。行思可樂。臧氏按釋文

暴。補報反。自難進。及上中字音。知鄭注此云行中禮樂。樂如字讀。音洛。二字注人所加。難進而盡之中。盧氏文弼云。中古與忠

至報反。本今無。〔補〕君子至政令。○正義曰。前說為君而為悖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

用。〔疏〕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樂可以為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而親愛之。法

則而象教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於德禮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

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

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儀至可法也。○正義曰。云立儀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儀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云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建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善用之式。造立於己。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注〕容止至度也。○正義曰。云容止成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曾大父是也。成儀即儀禮也。中庸云。愷悌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感而可畏。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成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圍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卦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注〕若行至至也。○正義曰。云若行六事。隨撫其人者。言若施行六事。以隨撫其人。六事。即可度已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長其威。愛其儀。皆放棄於君也者。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履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擊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叙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下順上而法之者。言正其身以率下。則下人皆從之。無不法。云則德教成政令行者。言風化當如此也。〔補〕君隨其民。據國本監本毛本改。言者心之聲也。心誤。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也。謂誤者。說誤悅。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云立儀行義。云誤。此今據正義改。云制作事業。云誤。知作誤。云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魯徐生善爲容。校勘記云。漢書儒林傳。容作頌。案頌正字。容假借字。云則德教成。成誤。我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福案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觀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觀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觀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音理應對。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惡可

樂。春止可觀。此之謂也。詩相鼠。龜。爾止。即孝經春止。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音義〕詩云。

此詩曹風鳴。淑人。常六。其儀。字從。他得反。不忒。差也。〔補〕淑善也。忒差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兼秀才文。〔疏〕忒。〇正義。鳩之屬語。

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鳴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注〕淑善至法則。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者。此依鄭注也。淑善釋文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為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也。

【補】 華經室集。威儀說云。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而周人言性命者。惡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德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長。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

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遷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懼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顯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

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變夷納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衆人畏之。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聖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

十三年曰。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動履。小人盡力。動履莫如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靡。戎有受服。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首最為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業之境也。疏左氏之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首最為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業之境也。疏左氏之

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況彼柏舟一見。黃之初筮曰。既醉以酒。爾見。覺驚在淫。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懼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語。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謂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種種敬明。敬懼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叩叩。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懼威儀。維民之則。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備備。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若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實矣。且定命卽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覺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差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福謂家大人此說。最爲明顯周備實孔子授曾子。其儀不忒之義。家大人又曰。此章兩言政字。論語引書云。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政必從孝友而施。卽孔子孝經之所由來。猶之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孟子性善所由來。孔孟之學。未有不本之詩書者也。福又案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真公用禭。曾子與子貢弔。聞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廩而修容焉。子貢先入。聞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聞人辟之。漆內。魯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燕備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受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 孝經注疏卷六

紀孝行【音義】下五反。章【疏】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厲。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盡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補】次聖治之後。治隸人。今據校勘記案語改。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注】平居必盡其敬。養則致其樂。【注】就養能致其懼。病則致其憂。【注】色不

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注】辭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注】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注】五者關一。則未為能。【音義】也盡。津忍。禮也。一本作盡其敬也。又一本作盡。養。羊尚反。病則致

其憂。疾甚。曰病。辭。反。踊。羊家反。泣。疊立反。齊。側皆反。本必變食。敬忌跽。子六反。自必變至。【補】辭踊哭泣。石養本。踊作

本作踊是也。盡禮也。臧氏按上也字當衍。法以盡禮釋致敬。廣要道章。【疏】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

云禮者敬而已矣。餘二本非齊必變食。敬忌跽。臧氏按跽下當脫踏字。子曰至事親。○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為人子能事其若。遂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懼。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盡其愛謹之心。若親喪亡。則號號毀骨。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實賤。其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也。【注】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

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欲進甘醴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故爲難。皆是恭敬之義也。注。就養能致其懼。○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清。暑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懼。注。色不至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聲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聲。其有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喪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僇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注。辨踊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並約喪規章文。其義具於彼。注。齊戒至不寐。○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率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時云。明發不寐。有懼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且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注。五者至爲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五事若闕於一。則未能爲事親也。

【補】 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今本無在字。之時下多一也字。其誤於今據正義增刪改。致親之懼。攢誤孝。今據正義改。記古之世子。記誤此。今據正義改。其有不安節。節誤止。今據本監本毛本改。雖僇人非其倫。僇人本監本毛本作癯。校勘記案。作癯是也。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亦誤以今據本毛本改。其義具於彼。具誤與。今據正義改。嚴敬之事也。事誤于。今據本監本毛本改。必先齊戒沐浴也。沐浴誤。本監本毛本作沐。校勘記案。當作沐。沐水名。今據此改。祭祀如此也。祀誤事。今據本監本毛本改。福案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歡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歡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皙。常以暗暗。是以曾皙眉壽。此即居則致其敬。敬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語。慎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暑定晨省。周寒溫通輕重。勉之於靡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致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戴冠帶而養。此即病則致其憂也。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以哀祖之。立事。居處。居哀而親。

其貞也。本孝篤。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王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瘳瘳。色容顛顛。視容矍矍。梅賾容肅。肅。此卽祭則致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事親者。居上不驕。〔注〕當莊敬以隨下也。爲下不亂。〔注〕當恭謹以奉上也。在醜不爭。〔注〕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

醜而爭則兵。〔注〕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注〕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音上三

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音義〕在醜。昌九反。不爭。爭鬪之爭。及下同。不忿。芳粉反。爭也。好。呼報反。本今無。

亂則刑罰。及其身也。自刑字至身也。本今無。雖日用三牲之養。不敢惡。於人親。〔補〕不敢惡於人親。戚氏

敢惡於人。注當引此以爲惡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衆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

語文。左傳曰。師曠曰。董杜預云。魏猶爭也。故注以魏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云。晉范缺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儻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讐害也。〔注〕三牲至非季也。○正義曰。云三牲太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尙書召卨。稱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云用太宰也是謂三牲爲太宰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履爲下而亂在亂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之難日致太宰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亂及爭執之事使親常安固非孝也。【補】終始父母之憂胎胎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此則刀劍之屬刀誤作刃今據左傳注改皆可亡身者亡誤立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補】毛本改。亂案中庸居上不顯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植孤而民不倍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篤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即居上不顯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即在醜不爭之義亦即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違忠而出危邑又云。雷爾寇盜則吾與處。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即不顯不亂不爭欲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五刑章【疏】

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亂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補】禮記

云服問誤問喪今據禮記改又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二句誤倒今亦改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

【注】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注】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注】

善事父母爲孝，而致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注〕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音義】五刑之屬三

千。墨，刺宮，大辟。呂利云：墨，刑之屬千。剕，刑之屬五。科，若和反。條三千，謂剕、魚、墨、刺其額而

男子割勢，女子宮刑之。呂利及周禮。並直作宮字，或作瞎字，本今無割字。大辟，下同。穿川，窳音俞，又盜，徒到反，盜從次，次似延反，口液

居樂。賊傷人者墨。義與周禮。卷下同。男女不與禮交。本或無交字者，非。者宮割。周禮本無割字。垣，音袁，牆同，疾良反。開人關關

音樂字，或作齧，作鑰通用。字口。手殺人者大辟。亦與周禮註不同。大辟，死刑。君者無上，非侮。亡肖反，本

已口口字口。人行者。一本作非孝行。今口口口口。行者下孟反。【補】字。盧本賸作權，云閉即閉之變體，賸者去牛羊之勢也。宮刑與相似，今改正

臧氏鑄堂云：當作賸，從肉，大辟。盧本作贖，大辟云。蒼脫今補。顧氏廣圻云：此誤補也。上注三千，下云墨，剕，刑宮大辟。此注作剕，不作

贖之證。又云：與周禮並同，微異。改周禮。經作則注，引書作贖，此其異也。開人關關，音樂，或作鑰，通用。葉本或字，用字下亦空關。盧

本補者贖二大字。又注文並同二字。脫同字。葉本大辟，本今四字空關。已口口字口口口口，葉亦空關。盧本作已下十四本字。本

今無改證。又云：此所補未必確。非。侮，亡肖反。盧本肖作甫，與孝治章釋文合。人行者，盧氏文昭云：人上當有非字，而罪莫大於不孝。正

義曰：舊注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周禮大司徒職：一曰不孝之刑。釋曰：孝經不孝不

引董注。即鄭。疏。子曰至道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解此其信。疏。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為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事親。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違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為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并木無義。尚惡若仁。禽獸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為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曰。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剕其類而淫之曰墨刑。類也。謂刺額為瘡。以墨塗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黜。又云。戴鼻曰劓。則足曰剕。釋官云。劓。則也。李巡曰。斷足曰劓。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極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幽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鬲梁。隴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鬲。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鬲。鬲。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執盜攘傷人者。其刑鬲。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謂不祥之辭者。其刑鬲。降辟寇賊。詎略奪攘擄虜者。其刑死。案說文云。鬲。骨也。則鬲。謂斷其膝骨。此注不實。廣而云。鬲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重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禮王乃命呂侯。入為司寇。令其訓勸。夏禹。廣刑。增輕刑。置。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種王始也。呂刑云。墨刑之屬千。劓刑之屬五百。剕刑之屬三百。大辟之刑。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首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書注。說及諸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遺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羞。猶為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按禮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滯其宮。而諸焉。既云。學斯斯。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貞也。蒙至需。訟。即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與。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傳雖詳。桑扈。有。五刑。五刑斯著。桑扈。俗。通曰。皋陶。謨。是虞時遺也。及周禮王訓。夏。李。性。師。師。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為。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為。決。斷。不。違。時。凡

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羅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法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注〕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按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顧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軍命焉。明凡爲臣下。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已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魯晉勇犯及河。授璽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聖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注〕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聖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人至之道。○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補〕尙感君仁。仁讓政。今據正誤改。刺其類而淫之曰。墨。刺其類。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說文作戴。云去隆之利也。玉篇作剗。云利也。今書呂刑作極。尙書撰異作剗。蓋云。今本剗作極。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謂剗爲極。陰衛安爲剗。古字極。今字以極改剗。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剗爲極矣。正義亦遺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尙書。剗剗剗。此篇云。剗極人陸。是其證也。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校勘記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始於隋。說文讀膝骨也。今本體誤讀。今據說文改。別讀謂斷其膝骨。則誤。則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以屬萬民之罪。蓋誤厲。今據校勘記案語改。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千則周三四字。是墨釘未刻。今據岡本監本毛本補。及河授璽。雙誤。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氏注。商湯所制法也。宋王氏困學紀聞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福案此非繁簡也。三百者其綱。三千者其目。但舉大數。如言詩三百。禮儀三百。曲禮三千耳。非于三千之數。一條不多。一條不少。不必腫濟也。說文曰。尙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容於內也。士即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卽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既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突如其來。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何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焚如之書。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焚如者。謂不孝子也。不善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墨氏定字。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賈爲長子。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贖貴之辟。刑者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蓋如流宥之

利也。家大人云。志在春秋。為試君父者。嚴刑法也。行在孝經。為事君父者。率性道也。文書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易教兼春秋孝經言之也。

廣要道章【疏】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為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利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

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補】故以名章。名諒右。今據岡本監本毛本。道德相成。所以互為先後也。【補】改化行而後德彰。德顯獨。今據正義改。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如於孝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注。風

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注。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

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音義】莫善於弟。本亦作悌。同大計反。人之行之。下孟反。次也。樂感人情者也。惡。烏路反。鄭聲之

亂樂也。上好呼報反。禮。則民易以致反。使也。【補】莫善於弟。弟作悌。今據鄭注本改。臧氏按釋文。孝悌字。有弟悌二本。而陸必以弟

得禮改也。如開宗明義章。注。感應章。陸無本。亦作悌之言。後人悉改為悌矣。鄭聲之亂樂也。【疏】子曰。至於禮。○正義曰。此夫子述臧氏按論語作亂雅樂。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臧氏曰。按此及上注。皆引論語文。論語孝經相應。【疏】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

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注】言教至悌也。○正義

曰。言欲民親愛於君。禮順於長者。其善君身自行孝悌之善也。〔注〕風俗至於樂。○正義曰。云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于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章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明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尙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樂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舜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記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治民也。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安斯教。而後禮樂興。齊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補〕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道字脫。今據正誤增。莫善於行禮以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主父傳傳亦引此二句矣。又樂記云。樂也者。禮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即是教民孝弟禮樂之本義也。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甚。忍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畜。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嘉禮。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

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注〕居上敬下。盡得懼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善義】則子說。音悅。注及。盡。津忍。禮以事。自人行至孝。此本今無。此之謂要。因妙反。下同。道也。【疏】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美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

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曰壹。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是也。〔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子之歌云。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則居上位須敬其下。云盡得懼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懼心。無所不悅也。案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懼心是也。蓋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稱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指謂子弟臣也。天子弟及臣名。何者。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補】又明敬功至廣。又誤入。今據原本。豈本毛本。改。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千誤子。今據毛本。改。臧氏按正義。凡五引蓋注。其四皆與鄭同。則此亦鄭注也。

# 孝經注疏卷七

廣至德章【疏】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注〕言教不必家至而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滿於外。教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注〕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

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注〕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音義】而

日人實語之。魚據但音誑。皆放此。天子事三老。三老。三公致仕。天子兄弟五更。音庚。三老五更。禮老人知三德。五事者自天子至事者本今無。【補】家到戶至。校

勳記云。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案文選。庚元。規讓中書令表。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注引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又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注引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臧氏按文選注。兩引孝經。皆無上下也字。疑今本衍。又注門戶二字。正釋經家字。唐注改作家到【疏】至君

非石室本門改家。諸本仍之。又案釋文校勳記。天子事三老。虛本。事上補父字。天子兄弟五更。案本。虛本。弟皆作事。是也。

者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香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注】言教至於外。○正

義曰。此依鄭注也。祭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是流於外也。〔注〕舉孝至父兄也。○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為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云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書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者。兄弟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案禮。孝教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注〕舉臣至君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棄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按禮運曰。故先王憲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亦視稱。〔補〕則天下之為人君者。人字脫。今據正義補。至乎州巷。州巷。今據禮記改。案下作州里。亦非。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補〕亦改正。此依王注也。王義玉。今據本監本毛本改。案禮。孝教自有明文。孝教。今據正義改。假令天子事三老。監本毛本今作今。非也。君朝覲於王。君。今據本監本毛本改。福案。班固白虎通。禮論。謂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聖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教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音義〕詩云。此大雅生民之。愷。本又作豈。同。悌。本又作弟。同。從禮。什。酒酌之篇。語。愷。苦在反。樂也。悌。反。一音待亦反。君子。〔疏〕詩云。至者乎。○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

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難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稱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歡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執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為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為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為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

曰：愷樂佛易，釋詩文云：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補】乃引大雅清酌之詩，潤灑，今此蒼生，尙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為蒼蒼然生草木之虛，今不取也。據詩經改詩云：愷樂君子，愷樂作凱弟。今據原本監本毛本改，皇侃以為并結，要道至德兩章結，今據原本監本毛本改。

**廣揚名章【疏】**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盡，而【補】次廣至德之後，至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廣至德之後，【補】德二字脫，今補。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注〕以孝事君則忠。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注〕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注〕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音義】兄弟，大計反，本作悌，下注皆同。故順可移於長，丁丈反，居家理，故治。直吏反，注同，謂居家理，故治，絕句。是以行成於內，下孟，【補】居家理，故治可

移於官，案大人云：正義謂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故字，釋文讀故治，絕句，是唐初古本無故字，無故字是也。此章當讀故忠，句，故順，句，理，治，句，三可移，皆不與上相連，此古讀法也。正義謂君子所居二句，為鄭注，然則鄭本無故字，若有故字，當注曰：故治可移於官，今但曰：故可移於官，明是鄭注釋文，本無故字。三可移，皆不連上讀，皆以四字為句也。御注始加故字，陸氏釋文，何以先有故字，然則釋文內故字，亦元邢所加也。又此鄭注，引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二句，以注事親孝，故忠，事兄弟，故順，其文義明，是故忠，故順，連上讀，鄭氏注可移，或另有言，為明皇所刪矣。福謂故字，石臺石經皆已誤增，今姑存之。脩上三德於內，修護脩，今據石臺本，及此本正義，標起止，改以孝事君則忠，臧氏按正義不曰：此依鄭注者，因欲明此為士章之文，故略之，據下文注，知此為依鄭注無疑。【疏】子曰

矣。○正義曰。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實孝為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實悌為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實治為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今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為居家理下。同一故字。御注加之。注以孝事君則忠。○正義曰。此士章之文義。已見於上。注以敬事長則順。○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亦士章之文。敬順義同。已具上釋。然人之行。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注君子至官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論語云。君子不器。言無所不施。注修上至後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此三種不失。則其今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為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即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補】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述廣二字誤。今改正。可移治績。治績於今。據正義改。若處以此善行。成之於內。若誤居。今據正義改。此士章之文。士誤。今據正義改。敬順義同。順誤。今據校勘記案語改。則其今名常自傳於後世。名誤。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

傳謂不絕之稱。絕誤也。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

諫爭章【疏】正義曰。此章言為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當諫諍也。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補】石臺本。唐石經岳本。子從父之令。天子以今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補】諍皆作爭。校勘記案。

云。正義前後並作諫爭。經文學臣。爭友。爭于。今白虎通引。並作諍。非。福謂各本作爭。固是。猶不。如本經正文之作爭更切。今宜據此改。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因詰本作問。今據正義改。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

之。【音義】若夫。音。慈愛恭敬。敢問子從父之令。力政反。下。及注皆同。【疏】曾子至孝乎。○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

則已聞命矣。敢問于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尊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蓋假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親多心少，敬者心多親少。如假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子滯貌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卽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育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禮。故言夫以起之。劉憲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按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補】

禮謂于孝親，亦曰慈。慈愛卽孝愛也。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卽曾子傳孝經之義。王氏引之，經義遙隔，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父母，豈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注〕有非

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注〕降殺以兩尊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

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注〕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注〕父

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注〕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

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音義】是何言賦。音餘下同。本今作與。孔子欲見。實通諫諍門也。象門之形而非門。若從門者非他。

皆放此。二士之端。自孔子至此。對戰曰。字。本今無。不失天下。本義作不失其天下。其行字耳。左輔右弼。皮密反。本又作攝音同。前疑後丞。本亦作丞。使不危殆。大改反。下同。自左輔字至

此本。則身離力。於令名陷。陷沒也。陷從爪。非下同。於不義。又焉得為孝乎。【補】成父不義。父不二字。誤或之。今據石齋本岳

石齋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衍耳。前疑後丞。盧本丞作承是也。則身離校經錄云。身下脫不字。顧氏廣折云。釋文無不字。首離為力。智反。最是離也。毛詩曰。不離于義。正

義。謂之離。即魚麗詩傳之離。則身不陷於不義。陷。謂本作陷。注及正義同。石齋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本毛本。亦皆作陷。今據石本改。補則身不離於令名。經文石齋。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力智反。亦可謂為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

此中一句。必當曰。不離於令名。方合。詳見諸侯軍。宜責不離補義下。【疏】子曰至孝乎。○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至難。非

明其深不可也。既謂之後。乃為曾子說。必須陳辭之事。君臣之陳。君子之陳。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陳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正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雖諸侯有陳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陳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

失於其家。士有陳爭之友。則其身不離於於名也。父有陳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為臣子者。不可以不陳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陳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

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陳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謂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注】有非至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云理所不可。故稱言之者。義見於上。【注】降殺

至國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顯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梁猶在。楚不致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事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不書國。家。嫌如獨指一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夫也。注黃雀文。故曰家國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駁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七人。又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實之疑。可志而不志。實之丞。可正而不正。實之輔。可揚而不揚。實之弼。其辭視聽。其職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宗老。備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備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憲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罔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屬官歷敘。羣司。顯會。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雖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尙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師。曠。說。臣。諫。之事。史爲書。誓爲詩。士誦箴。諫。大夫規。師。士傳。官。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天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知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議。義。雜合。通途。何者。傳載忠告。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注。令善至善名。○正義曰。云令善也者。釋詁文云。益者三友者。論語文。即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云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者。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首善名爲受忠告。而後成也。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即不失也。注。父失至不義。○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按內則云。父母



庸云。敬疎不傳。聽從不意。懼欣忘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人也。吾任其通。不可人也。吾辭其罪。大孝庸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諷父母以道。家大人曰。險猶踈也。又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事父母庸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致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制晉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短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孝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天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曾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參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箠。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簣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福案家語。乃王肅采小說。僞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情孔冲遠不知其僞。而不能對也。



孝經注疏卷八

感應章【音義】

本今作

【補】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應感正義前後並

【疏】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

之事言人主若從讓爭之善必能修身慎

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讓爭之後

【補】孝悌之至至讓事今

據校勘記案語改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則長

幼順故上下治注君能專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注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

而降福佑故曰彰也【音義】盡津忍反孝於父視其常言符問理也此已上字長丁丈反幼順故上下治直吏反神

明章如字本矣【補】言能敬事宗廟敬讓致今據石臺本岳本固本監本改則神感至誠而降福

又作彰矣【補】佑誠既誠毛本作誠校勘記案陸氏尙音音義亦作誠音成毛本作誠是也

【疏】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

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為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顯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者此依王注義也。按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官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者謂蒸嘗以時疏教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請放效於君。書曰遠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禮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矢祐之吉無〔補〕謂蒸嘗以時蒸饌蒸今據浦氏經改樹木以時不利注約簡文以釋之也。按此則神感至和當為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補〕伐焉伐讀投今據曾子正文及閩本監本毛本改昆蟲未蟄未誤禾今據禮記王制正文及閩本監本毛本改。正義曰誠和也誠誤誠今據監本毛本改則神祇感其至和閩本監本祇作蘆校勘記案蘆謂敬與神祇字別而降福應而誤不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至誠感神誠誤誠今據書大禹謨正文及毛本改當為至誠。誠誤誠今據毛本改。福謂此章復言王者事天地為孝似與聖治章重複此不然聖治章專言周公洛邑明堂配天帝之事此所引銷章之時當是因洛邑天定之後攝章常行配天帝上帝之祀而通言成康以後也故此詩不於聖治章引之而於此引之也。明堂乃周所肇名此章祀天明字即據明堂起義也。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心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達鬼神之謂也。善乃達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尙書大傳謂同可見察从祭義生於祭。孝經言天地明察察即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為天地主。案大人注引孔楨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為祭之主。即曾子傳孝經之義也。禮記中庸祭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悟理也。禮記哀公問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注引孝經真康成義也。故雖天

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

敬。不忘親也。〔注〕言能敬宗廟。則不遺忘其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注〕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

辱先。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注〕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注〕能敬宗廟。履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志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音義〕事生者易。以

反。故重。直用反。又直龍反。其文也。自事生字至。此本今無。孝悌之至。則重。大計。直龍反。音亦。來貢。公弄反。自則字。至此本今無。補。福謂禮記祭義正義引鄭。注曰。謂養老也。父謂君老。

也。禮氏按。君為三字之說。廣至德章注。謂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此注。實有兄嗣五更也。一句。疏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脩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

事弟之至。無所不通也。言王者雖貴為天子於天下。宗廟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宗廟

致敬。是不忘其親。脩身慎行。是不辱其祖考。故能致敬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歡享之。是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光於四海

無所不通。然陳爭兼有諸侯大夫。此章惟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勵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已之昆弟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復我諸兄。是也。云皆祖考之胤也者。按曲禮

曰。父死曰考。言父以上。通謂之祖考。胤嗣也。謂其嗣未毀。其胤皆是王者之族親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者。此依孔傳也。按詩序

嘗之祖。兩姓則齊與之類。是天子壽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與姓爲賓。壽安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壽族人。亦以  
 尊卑爲列。齒於父兄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按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  
 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  
 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注。天子至乘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上於天下者。此依王注也。禮記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來無二主。  
 尊無二上。兩蒼天之下。天子至尊也。云論修持其身。而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者。按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是不辱先  
 也。盛業。謂先風積德累功。而有天下之業。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  
 尙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介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者。享於克誠。  
 尙書太甲篇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謂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則天子尊諸父。先諸  
 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敬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  
 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  
 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元運。雖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者可測。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  
 也。亦謂之神。按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長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注。能敬至不運。○正義曰。云能敬  
 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者。敬宗廟爲孝。順長幼爲悌。此極孝悌之心。  
 也。云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言至性如此。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補】  
 是不辱其祖考。辱誤忘。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然陳學  
 兼有諸侯大夫。爭誤。今據毛本改。讀與族人。讀與  
 籙。下文並同。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燕乃宴之假借字。籙俗字。故楚茨詩曰。楚茨二字。誤作一其字。今據浦氏鐵所云改。禮廟  
 未毀。毀誤許。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此依王注也。王誤正。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禮記坊記云。記字脫。今補坊作坊。校勘記案。禮記作坊  
 坊乃防之聲。讀讀坊下注云。見禮部指此。今據此。及岡本監本毛本改。土無二王。土誤士。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讀與累功。累誤。今  
 據岡本監本毛本改。陰陽不測之謂神。浦誤則。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地曰祇。祇誤。今據岡本監本改。故曰祇也。祇誤。今據毛本改。

光於四海者，言至性如此者，言朕故曰，今據浦氏鑑所云，改，應謂光於四海，光即橫字，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橫之而彌於四海，向者光，光即橫也，橫者，言作橫，橫四表，會于大率，實，夫率實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虛橫射云，衡橫也，據此則衡橫光三字，義皆同，案大人注釋云，孝經又言無所不通，又引詩，文王有聲，義皆與此同，則彼光字，爲橫字無疑，古橫橫，皆有橫而充之之義，據東原吉士，歷舉光橫相通之字，俞達孝經此句也，福又謂四海，卽周禮東方氏所服，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也，又按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二，引張神獎曰，孝佛之至，通於神明，病則救其憂，顯顯情形，求醫實全。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被從化也。〔音義〕詩

云，此大雅文王之什，皮寄反，一本作章移，莫不被，反本今作莫不服。〔補〕義取德教流行，義取既爲，今據石鑑本，固本豎本毛本改，莫不被，義從化，被今本作敬，石鑑本，固本豎本毛本作服，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校勘記案

鄭注本則作被，自石鑑本改爲服，諸本仍之，福謂被義從化，被從二字，文義爲對，自當據鄭注本之舊改正爲是。〔疏〕詩云至不服，○正義曰，夫子述孝佛之行，愛敬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化被從二字，文義爲對，自當據鄭注本之舊改正爲是。〔疏〕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

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文王有聲云，鑄京群雍，自西而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爲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篇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鄰，自西而東，商討吞弄其西也。〔注〕義取至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據教流行，則無不

通，服義從化，卽無思不服，言。〔補〕以明無所不通，通諫道，今據固本豎本毛本改，詩文王有聲云，誤作詩，今文云，浦氏鑑云，今文二字，服明王之義，從明王之化也。〔補〕行文福謂浦氏所云，固是，但當作詩，文王有聲云六字，爲是，德教流行，諸本教作化，今依正義改，補

案會于大率，實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會于此，實所實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卽孝經此篇，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義也，會于引此詩，卽與孝經孔子引此詩同也，此詩實鑄京群雍，群雍卽明堂，因與東相類，故舍明堂而言群雍，此周公宗祀洛邑之後，鑄京亦

推言文王，周公，服四海也，此孔子傳會于大率，要道之顯，據若云，道得一貫，則虛妙難尋矣。

事君章【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退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南齊書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注上謂君也進思盡忠注盡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思補過注君有過失則思補過將順其

美注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注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注下以忠

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音義】上陳諫諍爭鬪之爭之義畢欲見賢通反曰上進思盡忠津忍反死君之難乃且反自

死字至此退思補過古補君子之事上也君誤孝今據石蓋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闕本毛本改福案文選賈子疏本今無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為盡忠臧氏引正義曰書注章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

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按正義所據書注皆鄭氏也此章引章昭者蓋章與鄭同要治章進退可度往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證鄭注為人臣補身過也【疏】子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

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已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其於王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懷德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

顯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注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曰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章注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

斷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尊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盡其忠敬也注君有至補益○正義曰按書注章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

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遽入私門。無不順禮。至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其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育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彌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道思盡忠。還思補過。晉侯救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查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喪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喪。易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喪職者。不敢斥王官也。王之職有闕。職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書也。〔注〕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按孔注。尙書大誓云。將天威爲欲行天罰。是將禍爲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注〕匡正也。救止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匡正釋官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云君有過。則正而止之者。尙書云。予違汝謫。汝無面從是也。〔注〕下以至相。〔補〕而于下人也。于字脫。今據。○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是其義也。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也。

王官也。斥誤作。今據岡本暨本毛本改。王之職有闕。闕誤缺。今據監本毛本改。尙書大誓云。岡本暨本毛本作。校勘記案。當作大。王康。購因學紀聞云。春誓。古文作大誓。吳氏曰。開元閒。衛包定今文。始作春。今據校勘記作大。匡正釋官文也。言誤。今據爾雅改。汝無面從是也。面誤而。今據岡本暨本毛本改。福案爾雅釋言曰。將送也。廣雅釋言。詩。穆木。福履將之。箋。烈祖。我受命薄。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既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云。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諸侯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將問天子無善。非爲昏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對。嚴。事本小時。所聞書不。曉。因。孫。孝。經。仲。尼。居。昭。曰。嚴。曉。鄭。生。臣。謂。爲。陛下。下。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隨。孫。權。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書。作。耶。蕭。雅。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道。思。盡。忠。還。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選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為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忘也。〔音義〕詩云。此小雅

什。屬樂。中。本亦。心。藏。之。補。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福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詩云。至

篤。歸。中。作忠。心。藏。之。補。篇云。忠者。中此者。也是中與忠同。無疑。無日忘也。岳本實作實。案玉篇。實與實同。疏。忘之。〇

正義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屬樂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為遠。中心

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注〕選遠至左也。〇正義曰。云選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為遠者。選遠也。釋詁文。此釋心乎愛

矣。選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按禮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雖復有時離遠。選誤。選

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補。今據岡本監本。毛本改。

福案詩屬樂篇。鄭箋云。選遠謂動藏養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選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賦。曰。周

王。審考。遐不作人。遐不。皆如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即何。瑕胡何三字。為轉聲相通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動也。詩

標有梅。迨其謂之。亦謂為動。據此。則遐不謂矣。即是何不動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相得。爾雅。謂動也之。與。非專謂。標有

梅。亦謂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為遐字者。此即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選。選。維。谷。谷。即。穀。之。變。也。鄭箋。謂。選。為

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家大人云。詩。標。變。會。彼。後。車。爾。之。敬

之。爾。之。亦。動。之。也。否。則。與。命。字。復。此。益。可。證。此。爾。字。當。謂。動。矣。

# 孝經注疏卷九

喪親章【疏】

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哭不偯。〔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言不文。

〔注〕不爲文飾。服美不安。〔注〕不安美飾。故服緜麻。聞樂不樂。〔注〕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注〕旨美也。不甘美味。故

雖食水飲。此哀慊之情也。〔注〕謂上六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注〕不食三日。

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注〕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肯企

及。賢者備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音義〕孝子之喪。如字。又。親也。死事未見。賢

哭。若谷。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言不文。文飾也。本。不爲趨。七須反。字從彳。翔。行而張拱曰翔。室中不翔。惟突反。又。而不

對也。去。義俗作哀。色追反。非也。般也。自趨字至。聞樂。如。不樂。音。故不樂也。音。不嘗。如。鹹。音。酸。素丸

三年之喪。而食粥。之六反。又音音。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自不嘗至此本今無。此哀感七歷之情。毀瘠情疾。反。力為。皮拜反。自瘠字至此本今無。喪不

盡耶。過三年示。神志民不肖者企。丘鼓而及之。賢者俯。音甫而就之。再期。本又作券。音同。自而【補】據石臺本岳本改。校

勸記案正義曰。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此本作事非。哭不偵。陸氏云。偵俗作哀。非。說文作愆。云痛聲也。音同。臧氏歸堂云。說文無偵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偵聲。形皆相近。故說。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愆。音同。又云。俗作偵。非。以偵

為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偵。因改偵作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為偵之改。偵為依之譌矣。福案偵愆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從依生義也。依者。尚書虞書聲依。水律和聲。詩。頌。那。依我馨聲。其訓皆言依。循樂聲。以和樂律。有抑

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無偵字。然偵字見於經傳者。不止此一處。禮記。閒傳。三曲而偵。元。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偵。晉。董子。不知禮節。但知蓬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偵不當偵。故云。哭不偵。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偵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

父母有常聲乎。曰。申。踣。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偵。以此二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偵。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嘗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即孝經哭不偵之義也。所以

閒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偵。鄭注云。斬衰則不偵。故云。擊不委曲也。說文云。愆。痛聲也。从心。依聲。李。經。曰。哭不愆。此愆字之義。與偵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衛宏增許慎之真古文。孝經此偵字。臧氏歸堂謂為依之說。亦非也。蓋偵實有其字。所以禮記曾兩見。非獨見於孝經。不

得以不見於說文申。而不肯於大經義理者。即為俗字。如此等字。皆是秦前古字。作愆作偵。皆从依。無不可也。故服虔解。陸氏作穢字。或作表。岳本同。校勘記云。此正義本則作穢。按穢正字。哀假借字。故疏食水飲。疏。穢。穢。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改。此哀感之情也。穢作

戚。石臺本宋熙寧石刻岳本鄭注本。皆作感。唐石經此處。則闕。校勘記云。證以下文。而哀感之。死事哀感。皆作感。則此可知矣。案說文作。據。从心。戚聲。戚假借字。感俗字。今據說文。改。毀不滅性。滅誤減。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釋文。校勘記云。

較也。盧本作服酸。食無鹹醎。盧本注。文酸作酸是也。而食粥。又音育。美本音字空闕。度。盧本度作揆。福案文選。謝希逸。宋武宣實紀。誄注。引孝經注。毀瘠厲。孝子有之。【疏】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夫子過喪親之

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即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

示民有終畢之限也。【注】生事至此事。○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至委曲。○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記問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

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後。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倍聲餘從容也。是倍為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倍。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在外。所以穆類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為文飾。○正義曰。按喪服

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元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為文飾也。【注】不安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女

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為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縗當心以縷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為縵。經首經俱以麻為之。縗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

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注】惡哀至樂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至痛中。發惡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為樂也。【注】旨美至水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為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

甘美味也。問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是蔬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為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殞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減性。注言不食三日。即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言三日不

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欲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問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

不勝哀乃比於不孝不孝是也。注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者此依鄭注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元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長為禮耳云使不肖金及賢者皆從者樂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禮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為節也起禮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俯節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嗣之過禮然而達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慈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

【補】示民有終畢之限也限誤終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又曰大功之哭又誤文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哀之至也至誤亡今據毛本改麻謂腰經首經謂誤為今據正義改但定位初喪定位二字誤倒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正孝子不以為甘甘誤耳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蔬食水飲蔬誤疏今據毛本改豎不滅性性誤往傷腎乾肝焦肺腎誤賢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將由夫俯節之君子與由夫誤申天今據國本監本毛本改天下之達喪也通誤達今據論語改福案哭不徹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開樂不樂食旨不甘此指既葬之後二十七月之中也若謂是初喪時本應哀痛之極又何慮俱容文安樂甘乎下文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豈不滅性此方是指初喪之時此性字即家大人性命古謂中性即命命即性之說此孝經謂本當哀喪若至於滅性則仍為不孝聖人之言性字如俗語所云生命也滅性則傷生短命也性即孟子所云口耳目四肢也非指聰明之靈理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孝經此章亦以性情二字連及言之曰此哀懼之情也可見情非哀懼一端而皆出於性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敷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陳其簣篋而哀感之【注】重篋簣器也陳其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辨篋哭泣哀以送之【注】男婦女辨重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宅墓穴也兆望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為



棺爲椁。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斂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彫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云衣。謂敷衣也。衾。蓋也。舉謂尸內於棺也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廬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藁也。謂沐尸寬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藁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週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藁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禭袷也。喪大記云。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元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蓋之。是舉屋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禮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菴棺。槨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槨棺厚四寸。謂之梓棺。言漆之變。變然。謂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菴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梓棺。止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案禮弓云。柏槨以培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是也。注。重蓋至感也。○正義曰。云重蓋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重蓋實之陳之。是重蓋爲祭器也。故鄭元云。方曰重蓋曰蓋。蓋。黍稷稻粱。云陳奠祭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禮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樂之心也。又案陳重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奮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閔長云。在棺曰柩。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懼恒之心。痛疾之志。悲哀志瀆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鬢擊心。辭踊。殷殿田田。如環。雖然。則是女實不宜極踊。故以辭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辭。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既夕禮。柩車運祖。實明設運祖。其日側徹之。乃齋。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備柩及陳香。訖乃祖。注云。還柩。柩外爲行始。又禮弓云。曾子弔於黃夏。主人既。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注。宅葬至下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士喪禮。室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棺槨其椁。鄭云。穴。謂家

瘞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葬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注曰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有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遷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爾祖謂以亡者之神。附之於祖也。禮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耐。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耐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祖。兼及庶人也。注曰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補】須爲棺槨衣衾也。衣誤存。今據校勘記改。不使土侵棺也。土誤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布給二衾。於誤給。今據將見之是也。監本毛本改。謂水兕革棺革誤黃。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權棺一。種誤地。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次外兕牛皮。牛

牝生。今據正義改。言漆之髹黻然。黻作梓。今據監本毛本改。柏槨以端長六尺。柏槨作栢槨。今據毛本及禮弓改。是置畫爲祭器也。祭字脫。今據正義補。盛黍稷稻粱。梁誤梁。今據監本毛本改。惻祖之心。祖誤但。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故祖而歸之。祖誤祖。補誤語。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曾子用於負夏。弔誤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周禮家人。家誤家。今據周禮改。諸侯立五廟。立字脫。今據正義補。周遷出戶。下脫去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十三字。今據禮記補。明日耐於祖父。於字脫。今據正義補。如將見之是也。也誤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今世俗。皆有棺無槨。但今葬法。用灰隔。比古人爲堅。護槨木之尺寸。與石灰隔。更善矣。又今棺不用皮束。而用釘。首大後小。漢以前棺則正長方。首後皆如一用釘。何以明之。宋板列女傳圖。乃本於漢畫圖中。柳下惠張湯二棺。皆正長方形。棺蓋周圍凡十二釘。又案公羊文。公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寸。徐彥疏曰。皆字經說文也。婦大夫以下。正禮無之。故不言之。又案周禮舍人。正注云。方曰畫。圖曰畫。說文云。畫。黍稷圖器也。極古。齊饋鼎彝等款識云。今日。嚴諸器。知畫多

方而亦有闕者。知盡多國而亦有方者。許鄭之說可並存也。禮記問喪。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卽引孝經也。并引以鬼事之矣。莊子又何庸心釋文云。厝本作措。論語則民無所措手足。皇珠措猶置立也。又案厝措二字古通。皆謂爲置。可見孝經而安厝之。字厝卽安葬。非如今人謂浮殯爲厝也。福外舅許氏周先生云。唐陳剛制。杏林有閱。夏五股六。錄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號。略可考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變。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惠二號。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運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號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此蓋謂古天子亦五廟也。詳見經止水齋案。

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注〕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疏〕生事至終矣。○正義曰。此合結

死生之義。官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官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者。言孝**〔補〕**案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故愛子之情。無所不盡也。

生死之義理備矣。生字脫。今據正義補。孝行之始終也者。始終二字。誤倒。校勘記案。當作始終。今據此改。福放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後漢書陳寔傳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宋王氏困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尊卑貴賤。其義一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嘗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此書道光九年刊于漢。字蹟不整齊。數年以來。仲兄又少有增訂之處。十四年。兄屬孔厚。再刊于漢。弟孔厚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五一九八一上

茲

(S4235)

☆ 國學基  
本叢書 孝經義疏補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阮 福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華國憲)

42131

